



# 蕉風月刊

256期 一九七四年六月號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6 期 ● 一九七四年六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

## 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隨筆

結婚紀要·劉 放·46

### ■散文

朝笏·溫任平·51

涓點兩滴·早 慧·54

砒霜夜·藍啟元·56

### ■小說

含羞草·方娥真·59

緣份·陸永光·64

### ■馬來小說譯作

長髮男子·麥 浪譯·71

### ■書信譯作

蘇茲尼辛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81

風訊·93

---

# 蕉風月刊

二五六期

## 目錄

---

### ■論述

事實與雄辯・葉 嘯・5

與葉嘯談「意識」・周清嘯・9

### ■專題

溫祥英短篇序・溫祥英・16

學不來的教訓・溫祥英・18

略談溫祥英的「冷藏着的世界」・游亞臯・20

冷藏着的世界・溫祥英・24

### ■詩

詩贈 NO. 3・野 野・33

罄竹・溫瑞安・34

給艾娜絲・冷燕秋・42

### ■專欄

中畫與華樂(閒思錄)・黃潤岳・43

---



# 事實與雄辯

黃昏星于二五四期四月號的蕉風針對拙文「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提出「澄清」。在還沒有正式開始我的「批判根據」前，我必須先對以下幾點闡說一下：

黃昏星開始便言稱：「文學藝術，它跟政治無關」「文學是文學，政治請離得遠一點。」這種論調，未免過於偏激。政治並不如一般人所下的狹窄觀念，「政治的骸骨」那是因為受政客與煽動家的污染。政治所以貢獻於文學是使文學獲得「力量」和「感興」，與一般人以為「文學一旦與政治扯上關係，必定是文學為政治的工具」偏見，是大相逕庭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應該是：文學必須支配政治，而非政治支配文學；政治貢獻於文學，而非文學貢獻於政治。當然不論文學進入任何境界，總必須唱着它自己的特別調子。至於文學為政治工具之說，任誰也不會讚同。我無意以政治觀點批判「飛翔」，我只在表明：身為一個作者，他必須先弄清楚本身的屬國，要有依歸（注意這點），這與別人自作聰明妄代撰文加諸的意見：「應以國家為重，在作品中要有本國的『國家意識』」出入頗大。我說「若『効忠』不成，至少最低限度的『國家意識』該有。」這是作為一個有「知覺」的國民所應具有的最基本態度，並沒有強迫作者必須在作品中投射這種愛國意識。這種意識在作品中表現與否，實

在是很個人的問題，若作者無意這麼做，任誰也強迫不了。再說，意識的表現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一個作者在其作品中呈現某種意識，是在一種「不經意」的情形下進行，於創作前絕不會想到自己要表現的是甚麼意識。

至於意識（Consciousness），本為心理學上一個重要的質素及名詞。在心理學上，意識不過是感覺觀念感情等連續之一串，觀念之連續，或謂感覺之一串。意識本身已內涵了感覺觀念感情。而今，意識已由心理學上的重要質素演變為一通用名詞，當我們說意識時，指的只是潛伏于頭腦的思想感覺觀念感情等，絕不會想到心理學上的：什麼是意識？所以，在拙文中出現的「國家意識」，我指的是「觀念」即「國家觀念」（同「國家概念」）；而當我指黃昏星的「飛翔」具「中國意識」，此所謂「中國意識」，亦即具「中國的感情」。

黃昏星既然有意裝蒜，要知道我從「飛翔」中「那一行那一句」看出他表現的是中國意識？爲了不讓黃昏星失望，也好証明我並非以狹猛眼光斷定該詩具中國意識（因受篇幅及性質關係所限制，我在拙文因而未加以闡述及引證），現茲覆如下：

黃昏星「在澄清偏見」中很清楚地表明自己是「本地土生土長的公民，論國籍當然是馬來西亞。」可是，黃昏星似乎善忘了曾在該「綠洲」第廿期詩專號個人「前言」中如此說過：「……………余光中的愛國和中國意識以致我不能不提筆去寫，去創造新的生命，生爲一個異國且不被人欣賞的人，唯有藝術才能充實他底意識。」黃昏星在此段文字內不止承認余光中的「愛國和中國意識」給他影響甚大——至能催促他去提筆創作，甚至更一步把自己認爲是「生爲一個異國且不被人欣賞的人」。我不知道黃昏星尙能對此作何解釋或自圓其說！因此，我以他自認的身份「生爲一個異國且不被人欣賞的人」去欣賞他的詩作「飛翔」，我想這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讓我們先以「飛翔」的第一節：

日夜飛翔 日日夜夜我亦飛翔

日夜流浪 日日夜夜我亦流浪我望鄉

唉！時日鞭撻悠悠

驀抬頭

竟已看見前面是故鄉

與下一段取自教學與學月刊第一二零期，黃昏星的一篇剖白作者本身的散文「孤獨的旅人」中的文字比較：「我本已孤單，像早已註定離羣的鳥，日日夜夜的飛翔。」及「此路無人，日落西山，向晚的鐘聲敲響，從遠古的一座城牆。令人感動，歲月的歌聲流傳着，歲月無憂，風流動着，風也無憂，而旅人，就只有孤獨地走着。」「恰巧」奏出同樣的節奏。黃昏星一再沿用同樣的比喻及意境。「孤」文中把自己喻為「離羣的鳥，日日夜夜的飛翔」，而「飛翔」一詩，亦出現「日日夜夜我亦飛翔」；至於向晚的鐘聲敲響，從遠古的一座城牆「（「遠古的一座城牆」象徵「萬里長城」）這亦與詩句中的「有一個人 整夜／在聽着／萬里外／漣漣的／鐘聲」吻合。（黃昏星在「回顧」一詩亦再呈現類似意境：「終於，我們老遠聽到 長城有鼓聲頻頻敲打／那麼古典 我們愛聽這種敲打」）而「飛翔」第二節：

就讓一切留連忘返吧

且知我是異鄉人

土壤在祖國

且知我是異鄉人

蘆葦在祖國

且知我是異鄉人

夢在祖國

詩中的「異鄉人」黃昏星自認的「異國人」正好再次吻合。

基於上述理由，視「飛翔」中的「我」為黃昏星本人，應該是毫無質疑，且合乎邏輯的。

該詩開始便屢次重覆出現「祖國」（空白的意象）。至第三節，詩中突現出「長城」，這種猛然衝出，來得突然，意外的意象，容易使到讀者馬上填入於前所留下的空白，而無須詩作者道出。由「長城」，我們便立刻想到中國，這是很自然的意識現象。黃昏星自認本身為「異國人」在先，如此一來，「飛翔」所刻劃的「異國人」那種異鄉憂國的心境，頗與黃

昏星的「異國人」切合。那麼，「飛翔」一詩的「我」的身份便清楚了，顯然黃昏星是以其「異國人」（異鄉人）的身份及心境，寫出「飛翔」，投射在詩中便形成：「且知我是異鄉人／土壤在祖國／且知我是異鄉人／蘆葦在祖國／且知我是異鄉人／夢在祖國」，「長城，在遙遠的荒原／怎能眼見她荒蕪呢」；整首詩所呈現的不是強烈的中國意識是什麼？

黃昏星企圖自圓其說，指「飛翔」是為一位遠離馬來西亞到千里外去深造的朋友而寫，然而我請問黃昏星對於自認為「異鄉人」及受余光中的「愛國和中國意識」影響又作何解釋？若黃昏星無法解釋，我勸他還是少作無聊辯護，以免自暴其醜。黃昏星指我只基於看到萬里長城、蘆葦等字眼就斷定「飛翔」具有中國意識，甚而只一味就此大作反辯，引羅門、又引葉珊、痲弦等人詩作為例，黃昏星却又是就拙文中「那一行那一句」下此觀點呢？我之緣何指「飛翔」具有中國意識，是否亂套帽子，上文已解釋，不欲多贅。

我想黃昏星之受余光中的「愛國和中國意識」影響，純粹是熾烈的情緒作用，缺乏理性的判斷，以余光中愛國和中國意識來滿足自己的民族情感。余光中愛國及作品呈露強烈中國意識是可以理解的。理由如撰文所說，余光中是一位台灣（中國）人，況且身居台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山河，甚至在「敲打樂」一詩如此呼鳴：「中國啊中國／何時我們才停止爭吵？」這種強烈愛國意識是無可厚非的。而黃昏星身為一個「本地土生土長的公民，論國籍當然是馬來西亞。」（黃昏星語）的人，却居然受余光中的「愛國和中國意識」影響，理由如不是我于前所說的恐怕也只有黃昏星本人才清楚。

我相信馬華文壇上具有中國意識的作者也不止一人，盡管如林綠所說「那是一種痛苦的壓制」；雖然大家都在為「馬華文學」而努力，沒有人會說：「我是為中國文學努力」但却有人以主流及支流劃分，希望「馬華文學」能「回歸」到中國文學去，來滿足本身的中國意識，聊以自慰。

我必須在此重申一遍：「倘若對馬華文學沒有留戀，應當澈底放棄，或『自我放逐』到中國原流去，不該空套『馬華文學』而創作『中國意識』作品，這樣不只對馬華文學有歉，對國家亦然。」



# 與葉嘯談「意識」

元月號的蕉風月刊發表了葉嘯君的一篇討論「馬華文學」的文章「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讀完該篇文章後，筆者認為「國家意識」的問題和決定馬華文學的價值實有着重大的牽連，因此也想在此談談馬華文學的「意識」問題以及葉嘯君那篇文章的論見。

筆者認為，在馬華文學的價值問題仍未達致一個完美無缺的結論時，「意識」的問題也不能滿意的解決，我們總不能只用「意識」便可以決定馬華文學的價值，因為馬華文學並不是爲了表達「意識」而產生的，而「意識」也當然不是爲了要決定馬華文學的價值才出現在馬華文學中的。而至目前爲止，馬華文學究竟是屬於「馬來西亞文學之一元」或是「中國文學之一支流」，我們尙不能下個結論，有些以國籍、地域、社會背景爲決定作品的最主要因素的作者，則認為馬華文學應該是馬來西亞文學之一元，他們的論調是「因爲馬華文學是在馬來西亞，而且作者的國籍也是馬來西亞，創作的社會背景也是馬來西亞。」，而另一些着重於文字、種族以及思想感情的，則認為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他們的論點是：「我們創作所用的是中國的方塊字，種族是華人，傳統是因襲自中國，思想和感情都是漢族的，因此，馬華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了。」，這個價值問題，誰對誰錯？雙方各有各

的論見，他們討論這問題以自身的角度為準，由於角度的差異不同，我們也不能下結論是哪一方對，因此，「意識」問題就被雙方的爭持不下而牽涉着，贊成馬華文學為馬來西亞文學之一元的當然會說「既然馬華文學是馬來西亞的一元，當然在馬華文學內應該具有馬來西亞的國家意識而不應該具有別個國家的意識。」，同樣的，贊成馬華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的作者們，也可以以同樣的論調說「馬華文學既然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它的作品中理所當然地是具有中國意識的。」

從葉嘯君的「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一文看來，他顯然是贊成馬華文學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元，因為他較同意川谷君說的：「決定那一個作家屬於那一國，種族、國籍、文字、地域或文化背景皆不是絕對的因素。從政治的立場來說，當然國籍的因素最重要，但我認為主要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感情及思想意識，也就是劉君所謂的『只認作品不認人』。當然，指成熟的作品而言。」川谷君這段話是指作者的國籍屬從，而葉嘯君認為文學作品也應該如川谷君的「主要還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感情及思想意識」來決定的；而種族、國籍、文字、地域或文化背景皆不是絕對的因素，我不知道葉嘯君是根據哪一種論點來支持「以作品中的感情及思想意識來決定它屬於那個國家的文學。」請問葉嘯君，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女士久居於中國，其文學作品「大地」所表現的是中國人的感情及思想意識，但我們能不能說「大地」是中國文學呢？如果作品只是以內中的感情及思想意識為決定它屬於那一國的文學之因素，那麼許多國家的文學史不是都有華文、英文、淡米爾文、拉丁文及其他許多以各國文字但只表達那一國的感情及思想意識的作品嗎？那是否可以真正代表那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我們看那部文學史是否會覺得不倫不類呢？而且，那個國家本身的文字是甚麼呢？我們都不能自文學史看出來了。

葉嘯君的那篇文章所說的論點是：「身為馬華作者，其作品只允許具有國家意識（即是馬來西亞意識），如果馬華作者的作品中具有『外國意識』，不只對馬華文學有歉，對國家亦然。」，其實，這種說法是很「獨裁主義」的，要知道文學最主要的表達人生，在小我中寫出大我，以有限追求無限，這是文學的真諦，文學並不只是專門表達意識的，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在於它不受本身的基本條件所限制（如內容、技巧、結構等），文學是廣泛的，

在文學的領域中是沒有國度之分的，再者，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學只允許具有那一國的感情及思想意識或「國家意識」，那麼文學不是大大地受了限制嗎？那一國的文學的內容思想意識不是很貧乏了？每一個人的思想意識及感情都不同，怎麼可能只爲一個意識去創作？葉嘯君顯然對文學沒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對我國的政府也有不少誤解，須知道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在我國英明政府的領導下，三大民族都能親切友善地生活在一起，在大馬政府的民主制度下，各民族都可以有自身的生活方式、文化、宗教及傳統，而各民族也不會因爲生活、文化、宗教及傳統的不同而產生磨擦，大家相處得有如一家人，互相幫助，這種多姿多彩的生活正是我們國家的特色，而文學亦然，只要不牽涉到種族、語文以及政治，各人都可以盡量地把自身的感情以及思想意識發洩在作品中，既然我國的英明政府都沒有在文學上限制我們的感情和思想意識，那請問葉嘯君所謂「對馬華文壇有歉，對國家亦然。」是甚麼意思呢？

在此我要指出葉嘯君本身矛盾的地方，從該篇文學看來，葉嘯君是站在「馬華文學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元」的立場上，在這之前他則提出決定文學作品屬於那一國應該看作品中具有那一國的感情和思想意識而決定，但在後來葉嘯君說馬華文壇上具有「中國意識」的大有人在，他指出如何不應該在作品中具有「中國意識」，因爲馬華文學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元。如果用葉嘯君的論點「文學作品之屬於那一國是看內中的感情及思想意識而決定下來的」，那麼，既然馬華文學的許多作品是具有「中國意識」，根據葉嘯君的論點來看，馬華文學應該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了，但爲甚麼葉嘯君又說馬華文學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元呢？如果葉嘯君的立場（馬華文學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元）是正確的話，那麼「決定文學作品屬於那一國是看作品中的感情及思想意識而決定的」的論點又如何成立呢？這要請葉嘯君來自圓其說了。

葉嘯君的那篇文章既題名爲「從『馬華文學』到『國家意識』」，就應該對「國家意識」有很好的詮釋和舉例，讓讀者們明白他所謂的「國家意識」是基於甚麼準繩而定的，但我們並沒有看到有關「國家意識」的討論，反而看到大篇幅的「中國意識」，並且錄出黃昏星的詩作「飛翔」、余光中先生的一小段詩作以及溫瑞安和藍啓元兩位的詩句作爲舉例，如果葉嘯君的這篇文章是討論「中國意識」的，那將是篇成功的論文，可惜的是葉嘯君是在討論

「國家意識」呀！「中國意識」只不過是文中所談到「外國意識」的一項例子而已，難道葉嘯君大篇幅地談「中國意識」，「中國意識」就會變成「國家意識」了嗎？以「國家意識」為題，卻在文中大談「中國意識」，葉嘯君應該把題目改為「從『馬華文學』到『中國意識』」才能配合那篇文章。

雖然，葉嘯君以相當多的筆墨來談「中國意識」不應該存在於本地文壇，卻沒有獨特的論點來支持他的說法，沒有論點就缺乏說服力，因此他所談的問題並沒有一個結果（在讀者的心目中），而且，葉嘯君舉出黃昏星的「飛翔」一詩作為「強烈中國意識作品」的例子，並沒有把他認為「飛翔」中有強烈中國意識的地方說出來，而筆者從葉嘯君舉出的例子（黃昏星的「飛翔」、溫瑞安及藍啓元的詩句）也看不出有任何中國意識，請問葉嘯君，既然「飛翔」以及溫瑞安和藍啓元的詩句在葉嘯君的眼中是有「強烈的中國意識」，為甚麼不把它具有「強烈中國意識」的地方指出來？也許葉嘯君以為他們的詩句中有「萬里長城」的句子，然而「萬里長城」是中國的，因此他們的詩便是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了。葉嘯君說余光中先生的詩（舉例「當我死時」一詩）是具有「中國意識」，這是對的，但葉嘯君是從何處看出余光中先生的「當我死時」一詩是具有「中國意識」呢？是從他的詩中有「中國」、「長江」以及「黃河」的字眼而看出的嗎？其實這種看法是很錯誤及很可笑的，如果依照葉嘯君的看法，那麼有「恆河」字眼的作品便是具有印度意識，應該屬於印度文學了。

從上面看來，顯然地葉嘯君並不明白「意識」這心理名詞的意義，所以當面對「國家意識」時，他只能避重就輕地說「馬華文學既存在於馬來西亞，理當反映此地的社會生活」（當然是反映本地的社會生活啦，難道要馬華作者去反映非洲黑人的社會生活？）以及「再說反映馬來西亞的社會生活，不論對象是任何種族，依然是屬於馬來西亞的，問題是作品中是否具有本國的『國家意識』而已」，從這兩段看來，葉嘯君是說作品中要具有「國家意識」就必須反映此地的社會生活，這是對的，但「國家意識」並不會因作品中反映到此地的社會生活就產生的，它還牽涉到作者的「內在在世界」、「意識」在文學作品中並不如葉嘯君所說的「反映本地的社會生活」這麼簡單，要談文學作品中的「意識」，我們非但要明白「意識」的意義、牽涉到作者的內在精神世界，而且還要探討到「意識」在文學中的功用以及「意



識」進入文學的演變和它本身對於發達文學的因素。

「意識」是人類精神內在活動的一個心理名詞（這是從比較廣泛的表面性來解釋，其實在心理學中，「意識」並不只是幾行字所能解釋，它分成「上意識」、「下意識」以及「潛意識」，這篇文章並非研究心理學，所以對於「意識」的解釋只好比較表面上及廣泛性的。）「意識」成為文學的一種表現手法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那時工業迅速地發展，城市畸形地繁華起來，那些機械的、物質的以及腐敗的高等生活泛濫在許多人的腦中，作家們看見外界這麼混亂、繁雜，而且在許多自然美被工業破壞之下，他們開始尋覓一個真正屬於創作的世界，而走入自己的內心世界，那時許多小說都是表達作者本身的內在世界的作品，那就是「意識流小說」了。作家們發覺內在世界更能表達人生，因此「意識」便在文學中作為一種表達了。

既然「意識」在文學中是表達作者的內在精神世界，我們就必須了解作者的精神活動及他寫那篇作品的動機，好像葉嘯君說黃昏星的詩作「飛翔」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但黃昏星在他「澄清偏見」（刊於五月號的蕉風月刊）說明他寫「飛翔」的動機，原來黃昏星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去了澳洲，那位朋友寫信給他說他在異鄉如何痛苦，如何懷念着祖國馬來西亞，黃昏星看了他的信有了不少感觸，就站在那位朋友（離鄉人）的角度上寫下懷鄉病很重的「飛翔」，當我們明瞭了黃昏星創作「飛翔」的動機之後，我們會因為那位朋友的祖國是馬來西亞而認為「飛翔」是具有「馬來西亞意識」，葉嘯君不明瞭黃昏星寫「飛翔」的動機及角度，以為祖國就是中國，所以會說黃昏星的「飛翔」是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了。

說到馬來西亞的「國家意識」，個人認為它應該是三個形類的綜合，因為在馬來西亞，人民是華、巫、印三大民族，因此馬來西亞人民的精神意識應該是華、巫、印三大民族的個別民族的精神意識所組成的，當然它有共同性，但因為華、巫、印三大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以及傳統的不同，他們的精神意識也必然不同，寫出來的「意識」也當然不同了。如果單以「國家文學」（馬來文學）來說，馬來民族的精神意識當可代表「國家意識」，但如果廣泛來說，個人認為最切貼的「國家意識」應該包括華、巫、印三大民族的精神意識。

最後，我堅決反對葉嘯君所說的：「類似作者應該覺悟，認清自己的國家，為馬華文學

沒有留戀，應當澈底放棄，或「自我放逐」到中國源流去，不該空套「馬華文學」而創作「中國意識」作品，這樣不只對馬華文學有歉，對國家亦然。」我在此要再三重申，文學不是只爲了表達意識的，因此我們不能因爲馬華作者的作品沒有「國家意識」就認爲它不配是「馬華文學」，作者們不是爲馬華文學而盡力，請問葉嘯君，如果他們不是爲馬華文學而盡力，他們又何必創作呢？如果只爲了作品中沒有「國家意識」，便是「對馬華文學沒有留戀應當澈底放棄，或「自我放逐」到其他源流去（我不用中國，因爲有許多作品的意識是其他國家的），不該空套「馬華文學」而創作「雙國意識」作品，這樣不只對馬華文學有歉，對國家亦然。」的話，那麼葉嘯君應該是馬華文壇上第一個應當澈底放棄或「自我放逐」到其他源流去的作者，因爲他的作品如「泉叔」及他主編的「大馬新秀作品專號」等作品，沒有一篇是具有「國家意識」的。葉嘯君既然提出「馬華文學必須具有國家意識」的論見，爲甚麼自己不去實行不去作個榜樣，這樣說了不做不止更對馬華文學及國家有歉，應該更對不起自己！

完稿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二日

重修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廿日

# 蕉風文叢

##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已出版，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思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鈴奴和梅淑貞的譯筆。（已出版，定價一元）

溫祥英

# 溫祥英短篇序

收在集子裏的，都是比較個人的東西。這是否是一個好現象，我不敢驟下斷語。但在個人來說，這代表一個很大的轉變，一種往成熟、或往建立自己個人風格的途中、所必須經過的里程。在過去，我寫的雖然不少，但大多數都是遵循着某種教條而寫的。換句話說，它們全都是 *Parisian* 的作品。這不是欲抹殺我的過去。這，同樣的，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尤其當你年青，當你熱情洋溢，當你滿懷理想。可是，一旦滯留下來，一個人也就死了，至少，他的藝術生命也就完了。

*Parisian* 文藝所表現的現實，往往跟我親自領會的現實，有很大的出入。教條文學也跟學校所教的傳統美德一樣，是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的，我可能從一個滿腦子憧憬的小伙子淪落為一個疾世憤俗的 *Cynic*，但我總是不能相信人就是黑白分明這樣簡單的。從我的觀察所得，人是灰色的，是黑白參半的。而所謂道德觀念，也是應時而變的。

另一方面，寫作者都是受過教育的人，他的處景是很獨特的。他可謂是一個無根的人，一個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可憐蟲。他所受的教育使他脫離了下層的大眾，同時他那因教育而來的理想主義使他不屑躋身上層的統治階級。這樣一個半天吊的人，他怎能高高在上指導下



層如何生活，或假獻殷勤奉勸上層如何統治呢？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說話。

接下來的問題是：個人的文藝是否有價值呢？這似乎是多此一問。但古往今來，許多人都有一種錯覺，以為「爲人生而藝術」的作品總比「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高出一層。其實，藝術根本就沒有這種分界。藝術都是個人的，私人的，表現個人對世界的洞察。如果根據某種現成的理論而製造，那種洞察就沒有了，作品變成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了。再者，藝術不是實用的貨品，如麵包的可以給人充飢或衣服的予人遮羞或取暖。因此，藝術也沒有比較實用與否之分的。

一件藝術品的有價值與否，全不在派別之分，或目的的異同，而在於作者的洞察是否够深入，是否能够超越個人的 *Particularity*，而達到普遍性的 *Universality*。偉大的作品，都是個人的，也是全世界的，因爲他給予世界前所未有的洞察。

最後，藝術既然是個人的，就必須具有個人的風格。難懂與易懂就變成不存在的問題了。問題不在於作品的難易，而在於讀者的藝術修養的深淺。內容與形式是二而一，一而二；內容一改，形式也就變了；形式一變，內容也就改了。我們當然不能苛求一位作者爲了易懂而犧牲了他內容的深奧。我們不能因讀者還在讀幼稚園而強迫作者都退化到那種學齡。相反的，讀者必須提高自己的觀實力，才不致辜負了作者的一番心意。

說了一大堆，無非爲自己辯護。這可不是我的原意。文藝貴在自我忠實，只要我對自己忠實，我也就對讀者忠實。我也就問心無愧了。

溫祥英

# 學不來的教訓

——註溫祥英短篇

那晚麥秀請我喝了一支白啤，引動了我滿肚子的酒蟲。離開他後，我就順道踏入了酒吧，借着那幾分酒意，竟同吧女大談文藝。回想起來，實覺可憐！

我的書大概下個星期就可以出籠了。大大的一本？是的，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小說。你的小說我只看了一篇。不只，有三四篇。那甚麼帶着你的母親，還有你的太太……不，有五篇。妳記得嗎，我讀給妳聽的。她只笑笑。藍天在我倆的頭頂。陽光黃得刺眼。草坡滾着一片光。我興奮地朗讀着卡陶磨。抬頭她正望着我，嘴角掛着一種我找不到恰當的字眼來形容的笑，我低頭讀下去，讀給自己聽。

我怕會虧本。周先生，她忽然想起甚麼，跟兩個朋友，寫了一本教科書，是歷史，不是科學的，我知道。他們賺了千五。他拿到五百。他們是三個人分，一個人五百的。那晚他來喝酒，大請各人。他告訴我的。聽說書賣出去還有甘仙拿呢。我沒有聽。我們的出版社是我們幾個僱仔搞的，七個人，每人每月二十元，迄今已出了三本。我的是第四本。成績已不錯了，雖然想到艾文詩，我的心都冷了。艾文詩只印五百本，印刷費就九百六了。每本的成本幾乎兩元，到現在還賣不出五十本。還是記得吩咐艾文改行寫言情或武俠小說。

你為甚麼不也寫教科書？不但不用自己出錢，而且還可以賺錢？我不喜歡。虧本就喜歡

？正像我的小兒子，甚麼都是要我鍾意，我不鍾意的，我就不寫。我……我怎樣解釋呢？

她注視着我。然後好心的提意。爲甚麼不寫點流行的，人家喜歡的，人家都讀得懂的，如流行歌曲。你看，那些歌星都賺了大把錢。我忙喝了一大口啤酒。妳有所不知，流行歌曲根本……我想到那些 *The Golden Hits of Yesterday*，忙改口。未必就能長久，過了一個時期，就給人們忘記了，但他們已賺了一大筆錢。他們的唱片一下子就賣了幾萬幾千張。我想到那千百萬富翁的美國民間詩人，就是被人視爲怪物。有了錢，就是不流行了，也沒有關係了。錢並不是全然重要的。誰說不重要？我也只有喝另一口酒。

你現在寫的，也沒有人看得懂。難道流行歌曲就很容易懂？妳聽，哪，妳懂得這首歌的含意嗎？人家喜歡它的音樂性。那文字是淺顯的。我的文字又何嘗不是淺顯的。但妳只聽到那些你、我、愛呵、負心呵，妳有聽到唱歌者的心聲嗎？作曲者的心意嗎？我只喜歡那音樂。它們只營造一種心情，妳們做這種工作的女人，非常會領悟的感情。這只是溫情主義。甚麼叫溫情主義？

我一時語塞。就拿廣東電影來說吧。它們明白甚麼教人哭，甚麼教人笑，所以它們就把這些放在電影中，叫人帶了一打的手巾去看戲。就像那最短的婚禮。那女的爲甚麼不早點死，或遲點死？偏偏在婚禮過後才死？是的、爲甚麼這樣巧？

我就是要把讀者推開，保持一位比較遠的距離。我要他們用腦去看，而不是用心去看，這一來，他們也就會看得比較清楚。而每個讀者的看法都是對的，只要這他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或他人的看法。當然，有些會看到比較多，有些比較少，有的比較深入，有的……

你的根本就沒有人看得懂。那末，我就把它收起來，收到一千年，一萬年。你能活得這樣久？就是我死去了，我還活着，我的作品還活着。只怕我沒有甚麼可說的，我的作品不能活下來。商人買了你的書，根本不是留給子女或孫子女讀，而是用來包東西，或擦屁股。那你的東西就……

爲了保住我的自尊，我站起付賬。我發現，我們雖然都是用華語對話，事實上我們是用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

## 談溫祥英的

### 「冷藏着的世界」

讀者讀完溫祥英的「冷藏着的世界」後，有甚麼感想呢？也許會搖搖頭，說聲很費神法。這篇小說，主要是在描寫現代人的生活面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作者處理本篇題材的手，採取多角度的看法，多形式的表現技巧。因此，也就使得整篇小說很繁雜，很混亂，很模糊。是的，這形式就是現代都市人生的面貌，作者選擇這樣的題材，用這樣的技巧來表達，是很恰當的。

「人」是甚麼？最高等的動物？不是！在溫祥英的眼中，人是機器，它沒有感情，它沒有靈性；它可是個別的，會動的機器。它們被「放」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面對面，甚至間接或直接地互相接觸，可是，它們却互不相干的、完全沒有靈性上的關係的。它們之在一起，完全是爲了「交易」而已，他相處在同在一個冷冷的理髮室中，事實上，它們是相隔得老遠老遠的。

爲了方便起見，我們把「冷藏着的世界」分成四個部份來談。即：

(一) 作者在理髮室中所見所想的事。

(二) 作者運用第三者的看法來看理髮室內外的。



(三)作者在旁看和聽其他的一舉一動。

四理完髮後。

在第一部份中，作者花了不少字數，運用了各種象徵，故探討人與人之間，到底關係如何。從這一部份中，我們可以體味出，人與人之間，是非常矛盾的，非常無助的。又是如何的無聊和隔膜的人，就是這麼可憐地相處在一起；這麼可悲地活在一起。在這一部份中，作者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我」的情況。人類之在於今天的社會中，是找不出「人」的真正意義的。語言，在今天的社會來說，並不能溝通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思想與感情，相反的，它只在增加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不但如此，而且語言只是多餘的，沒有意義的。比如一句「卡陶磨」，就顯得多麼的多餘。且福建話與廣東人來說，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一個髮長的人進來理髮否自然是爲理髮而來，何必向「卡陶磨」？正如我們正在吃着飯，而朋友來見，必要問：「吃飯啊？」想想，多餘嗎？

語言既然成爲人與人之間的一座牆，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繞過這座牆而使人與人之間更接近呢？於是，作者試運用各種方法來試探。於是通過接觸，通過頭髮與剪刀的接觸，那是不得要領的；通過手肘去接觸對方的身體，也是無助的。根本無法溝通任何的感情。因爲人之在於今天，只是一副活動的機構。它們只會做公式化的動作。因此作者寫道：「她於是在我的頸後，兩鬢的髮上敷粉，如她在每一個顧客的頸後，兩鬢的髮上敷粉一樣，一個又一個，一日又一日，不管是多髮的或是少髮的，大頭的、小頭的，圓頭的，方頭的，她都一樣地在頸後，兩鬢的髮上敷粉……」

人類爲甚麼會這樣變了質呢？這是現代社會所造成的、社會的矛盾，使人變成不能自己；社會的工業化，使人變成了機器，於是，人失去了真實。如：「我要吩咐她，後面不要剪得太低，校長不贊成留長髮，毛茸茸的給人一個壞印象，不被『正當的人』所接受……」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好像只是活給所謂「正當人」看的，因此受他們約束着，不能做他們所不接受的事，多可憐，多可悲，那麼，何謂「正當的人」？即那些抱死幾千年前留下來的教條不放的人。文中所指「校長」即是所謂「有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所以，要「以身作則」，結果，他們本身已經失了了真實，全都是虛假的了，而他們却沾沾自喜，指示別人做這

做那，不可做那做這的。這就是現代社會中的「人」！於是，大家都被逼着去把自己的頭髮剪短，可是，這種事是徒然的，頭髮被剪了，一個月後又會再長起來，耳朵的屎拉挖乾淨了，它又會再生滿起來。人就在這種環境中掙扎着，努力着，却是白費心機。

「……手肘與身體隔了一層白布、一層衣裙，一層冷氣；而我坐在椅上，她站在椅外。」這一段文字，是表示作者經過了一番努力，想要更接近「人」一些，可是，沒有效果。因為人與人之間，有着種種的隔閡。那三個「層」字，那「椅內椅外」，是非常美妙的象徵。有了這些的阻擋，那麼剃刀與鬚髮做媒介的唯一連繫，是沒有作用的。所以「她的手如盲人地摸索，雖然在敏感的唇上探索，而我的感覺却如死屍的冷。」

在第二部份中，作者轉換另一角度來看人生，即用第三者，來看理髮室內外的事與物。這裡也是少不了那個「隔」的感覺：「門是不能打破的厚玻璃。透明的，可以望進去，也可以望出來，但內掛垂地的白色沙巾，不可以望進去，也不可以望出來。」一層玻璃，又一層沙巾，把內外「分隔」了。這是人爲的。路旁停放着的許多汽車，却是不遵守秩序的，亂擺着的。而理髮室內也一樣混亂不清的。比如茶几却放滿了畫報雜誌等物；三盞原子燈只開亮一盞而已；書桌却不是放書的，而是用來當做錢櫃。這些，顯得多麼的不調和，多麼的令人費解。人類的愚昧就在這裡，應該用的不用，應該做的不做，應該整齊的却零亂不堪。爲甚麼呢？用眼睛所能見的也不能明白。

在語言、接觸和視覺上，都無助於接近人類間的思想感情下，於是，作者「挖耳孔」，希望運用聽覺，看是否有助於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挖耳朵時，只是拍拍响，聽不清，挖乾淨後，却只聽到「有空來坐」之類的沒有意義的話，多麼的令人失望！

第三部份，作者把所見所聞的都寫下來。運用劇本對話方式寫的，但是一片糊亂，不知所云。對話者有三人，即甲乙和二。丙是歌唱者。這四個人沒有特別姓名，他們可以代表任何一個人。由他們之間的對話，找不出半點有意義的句子來。東說西說。沒頭沒尾。又穿插了歌聲在內，構成了一片混亂，沒有系統，無聊至極的情況。他們之間有時一人說話，有時兩人說話，有時說話的聲音和歌唱的聲音混在一起。因此，它們有時候是混合的，有時候是中斷的。讀後令人窒息。

讀者如果以爲這一段對話中，是有着深奧函義的話，那函意應只是人類間的一的「隔膜」，「無聊」，胡亂說些沒意義的話而已。如花時間精神去找尋字里行間的意義的話，那只是白費心機。

最後一部份，作者的頭理好了。理髮女郎爲他開髮界，開來開去都開不準。這是作者刻意在表示別人是沒辦法知道自己的想法的。作者因沒戴眼鏡，所以他「睇不真」，這句是雙關話。我看不清楚你，你也看不清楚我，與「你不知道我和我不知道你」是前後相應的。這麼一件簡單的事，都要自己才做得滿意的。還是讓自己戴上眼鏡來，爲自己開髮界吧！雖然看得真自己了。但自己的髮型已改變，不是過去的自己了，而是爲了被人的要求，爲了要「以身作則」，把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所以，作者以「從理髮室出，簡直像另外一個人。」人與人之間竟存着這樣荒謬，不可思議的「關係」。

# 冷藏着的世界

「卡陶磨。」她以福建話說，當我推門而入，撞了滿面的冷氣。

我是廣東人，我聽不懂。但我猜得出她的意思，因為我既然踏了進來，她所能給予的，恰是我所要的，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也不是第一次來的了。她當然明白我所以來的目的：我不會要其他的。於是她的話是多餘的，沒有必要的，也是沒有意義的。假如是爲了禮貌上的應酬，她難道不能說請坐，或吃飽了，或許久沒見，或別的同樣沒有意義的話，而偏偏要說卡陶磨，或甚至一句話不出，更來得真誠。

我只點點頭，走向她指示給我的椅子。

但她並不是我。我知道我所要的是甚麼；她却不能知道，也無從知道；雖然她供給的服務只有一樣，但內中却包括數種。如果她是我，她當然知道我要甚麼；而如果我是她，我也不會知道我要什麼。人是不會一成不變的；假如人一成不變，那麼，世界將會多麼單調啊！每秒、每分、每時、每日、每年、每十年、每世紀……都同樣，我們老早就會煩悶死了。於是她說卡陶磨，而不說別的，知道我所要的，但同時又希望我要別的。她是介乎知與不知之間，因為她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而我既然也不是她。我也不會知道她希望什麼，是希



望我要我所要的呢，還是我要其他我也所要的。

我只點點頭，走向她指示給我的椅子，脫下眼鏡，擱在架上，坐下來，如她意料中的伸頸項，把雙手放在椅手上，讓她圍上白布，面對着鏡裏一個輪廓模糊的我，一個輪廓模糊的她。

我的點頭使她明瞭我所要的。她現在萬分肯定的知道我所要的是什麼，我不要的是什麼，雖然我所要的也包括我所不要的。她清晰地知道我是要理髮，而不是要剃鬚，或是洗頭髮，或是挖耳朵；但我要理髮的同時也要剃鬚刮臉，也要洗頭吹風，也要挖耳朵，要兩塊半錢所能買到的一切服務。

於是她演出上述的儀式，把我的領口拉下，在我扭動着頸項，縮着雙手時，圍上一片白布。而我面對着鏡面上一個輪廓模糊的我，一個輪廓模糊的她；她却面對着一個輪廓清晰的我，一個輪廓清晰的她。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朵塞滿了。）她於是在我的頸後，兩鬢的髮上敷粉，如她在每一個顧客的頸後、兩鬢的髮上敷粉一樣，一個又一個，一日又一日，不管是多鬚的，或是少鬚的，大頭的，小頭的，圓頭的，方頭的，她都一樣的在頸後、兩鬢的髮上敷粉，她於是拿起電的剪髮刨，逕往髮叢就刈去，不必問我的意見。她知道我所要的髮型，在後面剪多少，在兩鬢又剪多少，在上面又剪多疏或多密或多長或多短。她毫不遲疑地，毫不躊躇地，充滿信心地讓電的剪髮刨刈去。頭髮遂針雨地死去。她這樣做了不知有多少次了，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一眼望過去就知道客人的髮型，或長或短，或高或低，而她的手也能從心所欲地剪出她心裏所要給客人剪的髮型。

我有一份給女人剪頭髮時特有的感覺。我俯着頭，緊閉着眼睛：我昨晚喝酒太多，睡得太遲，或今天工作繁忙，或閱讀太久，很費眼神。我要假寐一下，讓眼睛休息，讓精神鬆弛；這是人生的一大樂趣。我的雙手却交叉在肚皮上，手肘壓在椅手上，雙腳踏實在踏腳板上。我有一種給女人剪頭髮時特有的感覺。我於是緊閉着眼睛假寐，頭俯得更高或更低，或側向左或側向右，照着她雙手的壓力而俯得更高或更低，或更側向左，或更側向右。電剪髮刨在頸後刮上刮下，在兩鬢嚙噬髮根，太高了，太低了，耳朵上那片太明顯了，光滑滑的一

個弧形。我要吩咐她：後面不要剪得太低，校長不讀成留長髮，毛茸茸的給人一個壞印象，不被「正當的人」所接受，而做教師的要以身作則，不能讓頸後的頭髮垂得太低。我要她別把兩鬢耳朵上的弧形剪得太明顯，最好用剪刀漸漸的斜上去，別像頭上長出了兩隻角。我却没有開口。我有一份給女人剪頭髮時特有的感覺。我只雙手交叉在肚皮上，手肘壓着椅子，雙腳結實地平放在踏脚板上，上身撐得不自然地直直的，頭俯着，雙眼緊閉着假寐。

剪刀在我的頸後，在我的兩鬢，在我的頭上，自信地、嫺熟地飛舞，毫無遲疑，毫無躊躇，自信萬倍。而頭髮如淚雨般散下，毫無補救地死在白布上，死在冰冷的土磚地上。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屎塞滿了。）我蛻藏在閉眼假寐中，蛻藏在閉嘴絨默中，蛻藏在充滿耳屎的隔膜中，蛻藏在充盈整間理髮室的冷氣中。剪刀恣意蹂躪着我的頭髮，剪刀與頭髮：這是我跟理髮女郎唯一的連繫。而剪刀無情：剪刀砌過一千根、一萬根，一億根髮絲，粗糙的、細弱的、乾燥的、油膩的、叢雜的、齊整的。剪刀都讓它們披靡。剪刀遂自信地，輕快地，哼着曲子地飛舞在髮間，輕靈地，活躍地，閃着白白的冷光地統治着髮叢；頸後剪得太低了，太高了，太平了，太斜了；兩鬢耳朵上的弧形太明顯了，太光滑了，兩鬢垂成兩隻角；頭上剪得太疏了，太密了。而剪刀仍逕自跳着自己的舞。而頭髮撮撮斷落。如淚雨般飄下，死在白布上，死在冰冷磚土地上。然後被抖落，被掃起，沒有儀式地葬在垃圾桶中，跟剪刀接觸的記憶也一起死去。

剪刀與頭髮，這是我跟理髮女郎唯一的連繫。在需要的時候，理髮女郎的身子壓在我的手肘上。手肘探索她身體的溫暖，她肚皮的韌張；手肘幻想那一片有彈性的皮和肉，那兩腿間的三角形的凸處。手肘與身體隔了一層白布，一層衣裙，一層冷氣；而我坐在椅上，她站在椅外；而剪刀依然自信十足地，毫無知覺地恣意蹂躪我的髮叢，而頭髮針雨地死去。

剃刀與鬚鬚。這是我跟理髮女郎唯一的連繫。她的手在我的上脣、我的下巴、我的臉頰上摸索，如盲人，探索着，而那隻手却冷氣冰凍得死去，在我脣上，我的下巴上，我的臉頰上的感覺，只是一片死屍似的雪冷。上脣靠右嘴角處，下巴靠左下顎處，還有鬚腳，還有一根獨鬚。我不能開口，她的手指正按在我的脣片上；剃刀輕吻一下就飛去。而踏出理髮室後，鬚腳還刺手，可以把女孩子的臉皮刺破。

我於是張開雙眼，眼皮眨幾眨，把朦朧眨落睫毛，眼珠睜得大大的。

時——現代。

地——現代都市中的任何一角。

景——一間理髮店內。

門面是不能打破的厚玻璃。透明的，可以望進去，也可以望出來，但內掛垂地的白色紗巾，不可以望進去，也不可以望出來。只有當理髮女郎撩起一角向外眺望才可以看到店外黑柏麻油的停車場，零亂地泊着各式各牌的大小汽車。「零亂」的意思是說：有的汽車直泊，屁股對着別一排住屋的邊牆，有的斜泊，有的橫泊，沒有秩序。我正担心在剪了髮之後如何把汽車馳出去。

門開在左邊，也是裝玻璃的，却粉了白色，書寫着：冷氣理髮室。

推門而入，迎面的是一室凝結了的冷氣，靠右的牆壁上釘牢着一面長鏡，離地三尺高，從店面伸延到店尾的柚木板壁屏障。鏡腳是一長架，架面放着一堆堆如小山的頭髮膏，尖瓶的，圓瓶的，扁瓶的，大瓶的，小瓶的，洗頭的 shampoo 還有不知何用的各種瓶子。堆旁放着兩個塑膠盤子，裏面載着梳子，剃刀，剪刀，剪髮刨，耳挖，粉盒，夾子。在兩椅之間都有兩隻這樣的盤子。架下的格子內則放着面巾，毛巾，一兩本雜誌；在格子的橫木上掛着電剪髮刨，吹風筒。架下牆壁上，在兩張理髮椅子之間，各有一個插頭，總共三個，給電燈、電剪髮刨，電吹風筒用的。對着鏡子排列了五張理髮椅。

靠左的牆也有一面長鏡，鏡下則擺着一排兩張櫈，有塑膠墊的；中間有一張茶几，却並不是用來放烟灰碟或茶具的，而是用來放畫報，有電影畫報，有漫畫報，有報紙。

天花板吊着一排三盞原子燈，只開着中間的一盞，洒下白蒼蒼的光霧，店尾左面開一扇門，門前擺放一張書桌，當錢櫃用。

「挖耳孔？」

我看着她：「呵？」她於是以手勢來表達，右手食指挖挖耳朵：「挖耳孔？」

「好。」於是我把頭仰後，斜靠在靠枕，暴露出右耳，人中很易受攻擊地突出。她把電

燈移來，俯着身把臉趨前，看得非常清晰。「耳屎好大塊。」用耳挖伸入我的右耳，在裏面鉤，拍拍震响，耳鼓不習慣地顫動，耳孔熱辣辣的燒痛。我閉着雙眼，嘴角可能因面部肌肉的緊繃而扭曲。我盡量的提煉我的聽覺：耳鼓拍拍响，熱辣辣的燒痛。耳朶膨脹着，面部的肌肉本能地跳動了跳動，嘴角因而吊上一吊上。我盡力提煉我的聽覺：我呀了一口氣當她把耳挖取出，把耳屎抹在棉花上。然後又是一陣燒痛，耳孔膨脹，耳鼓拍拍作响。我咬動嘴唇，面部肌肉繃緊。我欲自己的聽覺更靈敏：耳孔一陣火燒，當她在燈上烘熱一支尾有細毛的條支，然後插進耳孔亂轉。隆隆隆，一陣火燒，我下巴脫下，全身的筋肉都繃緊。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朶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屎塞滿了。）

幕啓：我坐在第二張理髮椅上，頭俯前，眼睛緊閉，雙手交叉在肚皮上，手肘壓着椅子，雙腳結實地平放在踏脚板上。只有我頭上的那一盞原子燈是開着的，流下蒼白的光霧。替我理髮的是理髮女郎甲，也就是此理髮店的老闆娘，三十來歲，稍胖，身體油桶似的。

在我左手的椅上，也就是第三張，是客人一，一個老頭子，頭頂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僅剩下兩鬢灰白參半的一撮頭髮。理髮女郎乙正在替他吹風梳理，向他一連串的詢問，他只呢喃作答，聽不出兩人說的是什麼。（耳挖在耳孔中鉤挖，耳鼓拍拍作响）之後，他剪好了，乙把白布拿開；他付錢，乙找錢給他，同時敬上香烟，一元九角五十支庄的。他搖頭，然後在乙的「有空來坐」聲中推門而去。

靜。一片沉寂。你可以聽到靜。甲走去開錄音機，流行曲唱出。是一個女歌星，也不是一個女歌星，只是一條錄音帶。

乙走入裏面，同時大門被推開，客人二進，跟一個同伴。（賓特的戲劇？客人進，客人出。客人進。客人出。客人坐在理髮椅上。理髮女郎圍上白布，刨頸後兩鬢的髮，剪頸後、兩鬢，頭上的髮，洗頭，剃鬚，吹風，梳理。而客人可能假寐，可能張嘴閉嘴。而一個多鐘頭過去了。客人付錢。客人出。客人進。客人坐在理髮椅上。客人假寐、客人開口閉口。理髮女郎圍上白布，刨，剪，剃，洗，吹。客人付錢。理髮女郎說有空來坐。客人出。客人進。客人出，客人進。）二是國字臉，身材高大發福，一頭貼服的捲髮，坐在我的右邊，也就



是第一張椅上。理髮女郎丙從第四張椅上站起迎了出來，說：「卡陶磨。」手裏已順手取好了白布。「是。」於是她把他的領口翻下，把白布圍在他身上，在他的頸後及兩鬢的髮上敷粉，然後拿電剪剪去刈。

其同伴則坐在靠左的櫈上，不經意的翻翻那堆畫報，最後拿起一張報紙。

丙轉身取剪髮刨，把電頭插上。她瘦如竹槁，善憂型；或喜吹毛求疵，不能生肉型。

甲眼鏡。甲說。

甲：妳的鞋子開了口。

丙：是的。

甲：好心丟掉了罷。

丙：我看鞋面還漂亮，丟了可惜……

甲：好心妳咯，這樣吝嗇。

丙：我看鞋面還完好。我是捨不得的。我是很儉省的。

靜。剪刀聲。流行歌曲含糊的歌詞驟然又傳入耳中。

甲：很久沒有來了。

二：去了外埠。

丙：這樣享福。星加坡？吉隆坡？

二：各地都跑跑。

甲：人家大頭家嘛。

伴：他的頭髮多漂亮……他的頭髮多漂亮……不是嗎？

丙：坐 put-put 來？車呢？

二：進了水，拿去修理。

甲：浸水？

伴：我們坐 put-put 來，好像乞丐……（站起，手裏揚着報紙，又坐下。）好像乞丐

……那樣。

二：進了水，拿去修理了。

靜。剪刀聲。流行曲。乙推門出來。

丙：昨晚我跟她看戲。

二：誰？

丙：她。看戲。昨晚。

伴：今晚同他看戲。

丙：想死。……老婆看到不扭脫他的耳朵。

乙坐在當櫃枱用的書桌前，從抽屜取出歌部，攤開在桌面上。她整個上身俯在桌上，左手支頭。

甲：有了老婆的人，還這樣花心。你們男人全都靠不住。

伴：老婆不怕多……今晚我請妳看戲。聯邦，鄭……

丙：後天開福利部。我買了一張。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可能到 可能到

可能到你行運

可能到你行運

中多多 中多多）

二：中了請我吃？

丙：你想……我中了，就有錢給亞姨。……呢，那個上個月找我的，年紀老老的，穿娘

……

乙：台北 台北啊

我家在台北 台北 我家在

丙：煮裝的。

甲：妳捨得。

乙：台北。

我是一隻天真的小鳥，到處尋找，又尋找編織過的夢。

丙：捨得。

二：我呢？

乙：那兒去了……

丙：亞姨幫了我很大的忙。沒有她，我就沒有今日。她們

乙：台北 台北台北 啊

丙：兩夫婦把我當女兒看待。

乙：我家在台北 台北 我家在台……

丙：現在她的老公已死了，她很苦，我有錢的話，我買一間

乙：睡醒的鳥

趕快回巢 趕快

丙：屋子讓她收租……

甲：妳這個人，自己不顧反而……

乙：在雨夜裏飄落下，黃的花白的

丙：我就是這樣的人。我甘願自己受苦，就是自己沒有，也要給人……

甲：哼，妳哪能够這樣，這社會多險惡，妳還不知道，妳……

乙：就像含笑的她

爲了什麼 總把頭兒垂……

丙：我的人就是這樣的。有一個星期天，我剛要上工，袋子剛好有十塊錢，亞姨找我，

我全

乙：見她淚下 見她不說話

真教我放不下

丙：都給了她。我全都給了她。我剛要上工，不能向妳支薪水，我一

乙：就像含笑的她……

丙：分錢都沒有剩下。坐巴士的錢也沒有。我只好跑路。

乙：默默地不說一句。

丙：我因此才向妳支薪……

甲：妳這個人，真是的。自己不吃也給了人，終需會乞吃。妳還是小心一點。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妳沒有錢的時候人家就……

丙：我的人就是這樣的，我自己不吃也

乙：真教我放……我想買一隻電唱機，很美，二百多塊錢。

甲：人家就不睬妳。在這世上，人不能不自私點，否則老來的時

乙：很美的。二百多塊錢。

丙：我就是這種人。我……亞姨實在對我太好了，現在她生會不好，我看不過眼……

甲：妳這個人，實在……

乙：我想買，買了可以跟着唱……台北……

（客人進客人出，客人假寐，客人開口閉口。理髮女郎們開口閉口，開口閉口開口閉口開口閉口開口閉口……）

「高一點的。」我說。甲把我的頭髮梳後，然後再嘗試開界線。「高一點的。」我皺眉頭，伸右手出白布外。她把梳子交給我，我睜大眼睛對着鏡子，把頭髮梳前，開界線。又梳前。

「我睏不真。」我坐前，開界線。又梳前。她把眼鏡交給我。我戴上。我開界線。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屎塞滿了。）

我推開門，踏出這個冷藏着的世界，迎面撲來一股熱流，一路汽車行人的跑動。髮型改了，後面高高的，兩鬢也是高高的，頭髮吹了風後，搽了黏黏的髮膏，貼貼服服的擁抱着頭顱，簡直像另一個人。



野 野

## 詩 贈 No. 3

你走進一張風景片 四月早晨  
黑髮分成兩岸 紛飛的雨色  
風裡誰人歌唱

多麼欣切的歌聲  
把它擱在牆上 擱在  
深院裡一提燈的  
女子遊過漫漫水邊  
落花起蝶 感於  
草深草濕 子規嚶嚶  
感於歌聲如水聲  
東去東去  
不歸不歸

呵 吾摯念的人  
七曲橋過後 仍有  
七曲橋 一片綠荷壓不盡  
你雙眉的黛色

呵 愛思

■七四年四月最後一天于貓城

溫瑞安

# 罄竹

——王者之詩

是個深涼淒冷的秋夜

長街衢巷淒守着無盡的荒涼

寒風起時，漫天紙屑黑蝙蝠似的遊蕩

葉皮、報紙、餘燼

徐

徐

續

續

地

飛

飄

沒有一頭狗，沒有任一盞流麗的燈

有人在巷角那兒烘焙了一爐火

蕩漾了整幢牆，別別剝剝的响着

不知是誰在火前蹲着

誰也看不清面目

只聽見醒醒恐恐的火光閃動

在火舌搖晃中，只看見

一張蒼白而幽祕的臉孔

一直在抽搐着許多牽絆

許多無涯的聲音

自許多無涯的角落

無涯地响起

那一角燼塵觸目的火

仍與興轟轟地躍動着

似很遠很遠的列車

自九泉之下曲曲折折的馳過來  
隱隱的有人如是說：

許久以前，有一個傳統

許久以後，有許多傳統

無盡的傳統，活過，在後來

及以前，所有的傳統

都變成一個需要負載的壳

緊匝在不勝重荷的人背樑

所以一切便是一切，悲與歡

過去不是過去，隨時

它會回來造訪、還魂、借屍

不惜一切手段，用一隻眼

看一件事，同樣一件事

可以被許多隻眼睛看

也許這樣可以看出點淒況來

或者它整個背景，沉甸甸的

負荷，那一切的將來

以及傳統，與個人和現在

連成一系，連環套一般

隨着千夜的梆聲

聲聲都是無盡的淒涼

是在秦朝，中國這狂暴的年代

許多狂暴和忍辱的聲音

沒有被聽見。某人八尺

學書不成，學劍亦不成

却烙下一句世世代代都聽見的話：

「彼可取而代之。」

於是血從此長流下去

從江東八千子弟

到晨斬宋義，至渡黃河

援鉅鹿，沉船，破釜，燒廬舍

自九戰秦軍後，血從蘇角

沾污了涉間，只差一此

便從項莊的劍上滴落在沛公的身上

是夜：

鴻門宴

曹無傷進讒范增進言

霸王怒極項伯忙勸阻

「沛公豈敢反乎？」

劉邦夜赴新豐鴻門宴

釁乎霸王不殺項羽長

亞父示令項莊起劍舞

項伯拔劍以身護沛公

張良急出招舞陽樊噲

樊噲劍盾破長戟而入

驚霸王沛公暗自潛逃

范增悲憤曰不足而謀

.....

劉邦樊噲，斬疆紀信夏侯嬰

行走在茫陽，是霸王飲恨之痛  
也是軍士們許多悲哀的愁，許多號角  
嗚嗚地連續了一個清晨又一個子夜  
還用酷刑逼死了哀艷而淒絕的黃昏  
杜杜吐吐的持續了連番殺伐的蒼涼  
.....

一輛吱吱啞啞的三輪腳踏車

澄黃的燈暖熱得鬧哄哄的駛過

那軋軋的車鏈聲，以及呵呵吹氣的火水燈  
昏沉沉的帶着涼薄的熱氣

穿過黑的中國街道上

掠過那團微薄的爐火，擦過那個蹲着的人  
踏車的人艱苦地踏着

只看到浹汗的背，背上是一襲污黃的汗衣  
蒼白而粗糙的黃手伸上來

熟悉而單調地用姆食二指  
把燙匙叮鏗叮鏗地敲着

藍精線花紋鑲邊的白瓷碗  
在鬧黃的燈芒下

那黃皮膚得蒼黑的手  
充滿奇異的澎漲又箕張的青筋

刺耳的碗敲遍了整個街衢  
仍是無人的，充滿飄飛的餘燼

空晃晃地，不給予一聲  
簡單的回覆

整個世界都是如此，本該如此  
沒有必要時誰都不說話

說話也不會被聽見

因為于現在之前，未來之後

許多傳統，傳統着有許多過去

過去裏有許多傳說，預兆着將來

發生在現在，都是沒有回音

有回音的也只是會殘忍的報復

一子錯，未必滿盤落索

一子不錯也致全盤錯落

霸王舉鼎也不過是烏江畔的一撮黃土

所以有許多刺殺：來歙、岑彭、張飛

最心寒的也只不過是瞪着眼死

那最後、最後的一聲慘呼呢？

誰、誰也沒會聽見

只聽見叮叮鏗鏘的碗聲

疏疏落落地轉折過長街

……號角一直稀稀疏疏的傳接下去

隱隱約約的，霸王破了澄陽

却讓曹谷汜水冲了成泉

一連十七個城，是霸王伐大梁

無奈鍾離昧也破不了四名漢將

齊國風雲，韓信背信

鍋烹鄒食其，自食其果

一連串密密的號角，由南至北



在灑水吊燈球斬了龍沮

夏侯嬰捉了齊王，張良陳平

諫言使漢王封了韓信

號角轉爲急鼓

逢得隆通同同

逢得隆通同同

婁煩箭射李張

王陵刀斬項昂

霸王駭退婁煩

鍾離昧傷漢王

韓信廣武截糧

廣武山用兵用兵困霸王

霸王戟刺婁煩婁煩身亡

亡命澗水周殷桓楚來救

直至霸王揚言烹劉太公

侯公作言和，鴻溝爲界

與虞姬登樓的蓋世霸王

又怎知和平，啊和平這可笑的字眼

只有半句的光景，立被一聲戰鼓擊爛……

……

那漸遠的黃火消失後，整個夜

像大片獐笑，淒厲得可怖

那不停伏的紙燼仍大片地飄飛着

儘是潮濕的感覺，而更鼓彷彿聲聲

自很遠的地方，也許是城那邊

卜卜地傳來，說着許多回憶的：

不，不，不要回憶

波動的是年輪，一切都得淡泊

泊泊泊流水過去，播下惡果

咳，咳，刻下不蹉跎的赤裸……

是越說越不成聲了，或者是誰也沒聽下去

打更的人履聲噠噠噠喇喇地行近

兩旁是斜而近的牆垣

後面是窄而暗的長巷

孔明燈慘白白的光着

梆聲空，向前走來

看不清打更人的臉目

……而戰鼓喧天的戰鼓再度揭曉

三十萬大兵毀了漢王的固陵

再圍成桌時却讓周蘭在柳村燒光了糧食

三齊、淮南、大梁三王百萬兵

再由李左車計誘霸王、虞姬失効的勸阻

仍是長車入沛郡，伏兵九里山

白天執大旗，晚間點號燈

退守楚營，彭城被佔

且自雞鳴山殺至九里山

殺退漢將六十餘名

而張良計，蕭吹起

楚歌連，和淒涼的風

在血乾後的夜吹送

八千名子弟兵，八千淒楚的泣季布、鍾離昧也只有潛逃

八千成了八百，八百顆忠烈的心

只留下周蘭桓楚，及忠心而蒼白的虞姬

呵虞美人也只不過是一闕悲戚的小令

「哭長城」哀哀地婉轉着楚調

悉悉索索的耳語，張張惶惶的神色

八千精奇氣概的男兒，一抬目便垂首

啊這是江東霸主的子弟麼？

一觸就是一陣抖擻的心痛

八十萬到八萬，八萬到八千

八千到八百，一切的親切

一切浮華，都疏遠了，昇華了

一切哀調只剩餘韻

滿目都是令人凋索的荒涼

如是地望出營帳，一輪如斯愁人的月

淡漠地溢滿虞姬的臉

那一切歡華，一切冀求已止歇的臉

曾被粗豪得溫柔的王者之手捧端

而今那粗筋突露的大手，垂在胸側

透過營帳一方，淺淺的月華斟在手背上

一切柔和得蒼白，那本是雄武

却仍稚氣的臉，刻劃恆古的滄桑

稱不成王，虞姬才是永遠的虞姬

白天是烈陽，晚上是這輪蒼白得青慘月亮

沒有燦人的星光，吸引開任一絲簪煌  
或許這便是收梢，當美人永遠是美人

營內蠟燭餘剩一縷焦辣的黑魂

孃孃嫋嫋，霸王仍拗執地眠着

日間疲倦的征戰呵，沒有夢的睡裏聽不見

絲絲沙沙滿是離去的衣袂

臨別的回望，那照在蓬裏的月光

仍是淡淡閑閑，睨視一切悲劇的月亮

「怎麼辦？既無三宮六院的星芒

便沒有恆存的月亮

不能等日陽炸裂後才自絕呵

誰忍，誰忍在最後的突圍中

拖累了君王？誰忍

誰忍留在後方，甘心

嗅他人腥俗的麝香？

不能等他醒呵，一切都是不捨

不如現在來個終了」

她毅然拔出一柄御賜的青双

手勢朝內，美得最末

如愛一般深深地沒入她的胸膛

鮮血是最後的淒涼，熱而灑辣

灼醒了疲極的霸王，霍然而起

攏着的柳腰逐漸冷卻，炙陽的眸

有一切悲憤後的鑄定，生怕溜脫的牢籠

寧靜的月華，凝端而終至黯淡

便是所有的過去，沒有一句話別  
沒有熱的、冷的淚

只有甘願閉上的眼睛

以及不甘闔上滾圓的雙目

還有鮮血，從一顆心流到一雙手

以及刀鏢，王者的金鑽

旋動着精閃的金芒

漸漸鬆開的戰指和漸漸倒却的身子

看着鮮明的血，扳手掀開帳蓬

清冷的月華傾盆酒來，霸王怒喝：

「備馬，突圍！」

戰鼓砰砰逢逢地急列响起

喧天的馬嘶與喊殺

幽靜地响起

冬，通，冬，通，冬，通

冬通，冬通，冬通，冬通

冬通冬通冬通冬通冬通通通通通……

是乾裂了一般的琵琶，急急辣地撥着啊

那是乾燥黑寂的琵琶，十面埋伏一般

似有似無，只能感覺，找不出根源

却驚震了一條黑得淒烈的街衢

滿街扁而薄的紙燼，盲目蝙蝠般地飛着

自心的深處响起，有極大的震動

極大的悲感在進行着

極大的哀號，在心裏進行着

極大的焦慮，極大的埋伏

所有的汗滴，未來臨前一刻的靜寂

最大的悲劇來臨之前都是寂靜

悲劇是一場更激烈的寂靜

虞姬、西施、姐己都是這樣

不管在中秋，抑或七月七

到現在都是一場較顯赫的寂靜

靜寂中有人劈劈拍拍的敲起拍板

把密奏的弦嚮沖斷，充滿同情

以及一切絕望和無望

你聽不見那淒涼的三弦

隨着瞎子，是那淒落的街市

圍圍繞繞，又到了原來的地方

叮叮冬冬怔怔忡忡的，不知有多少年

所有的悲哀，來不及又抑制地傾訴

只有這踢踢踏踏的拍板

從很遠前來，像粗心的夜行人

沒有學會輕功，却要穿上木屐

踢哩踏蠟的，有一股與夜色相仿的

悲壯而蒼涼的況味

的哩答啦得特勒得勒的馬蹄

虎一般地山河崩倒一般地竄出去

所有的號角齊鳴，所有的鼓齊喧天

所有的馬，人字豎立，長嘶破空

所有的槍，橫戳直刺，紅纓飛揚

所有的血在飛濺，所有鬚髯都戰火

所有，所有的雲都變色

所有，所有的風都乾裂

所有的銅鑼，劈頭劈臉的打下來

那熱辣辣焦裂的戰爭

那喧天的喊殺，霸王想着

一切的飛昇和浮騰：

有美人名虞，常幸從；

有駿馬名騶，常騎之。

有酒，有四面襲人的歌楚

有蓋世的王悲歌慷慨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離不逝！

離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和着，左右皆泣

昂首灌酒，所有的酒

成滾熱熱的血……

血從虞姬的手心滴落

染紅了虞子期的頭顱

一切痛哭都是失聲的

而所有的暴殺

同！

時！

開！

始！

碰不龍冬將！碰不龍冬查！

所有的將士，只賸百餘

突圍後的道路一片迷茫

問田父，失陷沼澤地

數千追兵，獨騎廿八將

八歲始七十餘戰，這是唯一的落索

九度衝鋒，九殺漢將，誅數百漢兵

披靡漢軍，叱退赤泉侯

這是最後悲壯的衝殺

「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這最後蒼涼的話

離贈亭長，見江而不渡

反身殺敵數百，染上十餘怵目驚心的傷

反短劍，割頭顱，贈名馬通

這反手的一劍，是完成最後

最後的壯烈……

所有的靜寂開始完成，殘燼與殘屑

飄飄搖搖的隨着弱滅的風勢

貼地聳了幾尺遠，又歸沉寂

一絲呼吸般的風聲，帶來了那遠去的三弦

咿咿嗚嗚的一二聲，便斷了線的噎了

只有兩聲嗚嗚淒涼的大鳴

寂靜的街和寂靜的牆

背景是黑暗



永遠是黑暗

這是古老的一個城

城裏的一條街，街裏的一條巷

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發生過的都一樣

不在城市發生的，不在鄉村發生的

只好發生在這裏

年年月月日日，不可致信的

發生在這裏，晝晝夜夜

永遠有黑蝙蝠般的夜，傳說是在流轉

風在兜轉，整個夜在旋轉

很遠的望開去，有一盞心血貫動的火

熱烘烘的在爐中燒着，那人

仍在爐邊躡着，除了一團蒼白

就更看不清面目了

更遠處嘔嘔呃呃的，似有人在嘔吐

在更遠的更遠處，好像有人走來

一搖三擺的，口中隨便拉了個調

通不隆冬槍！通不隆冬槍！

完稿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二日

重修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三日

冷 燕 秋

# 給艾娜絲

(歌詞)

我知道你要來，我却不能等待  
要是你走後我們不再相見  
我們又何必相見在今天

啊，你不會知道  
你帶走的僅是一片微雲  
你留下的却是一湖虹彩  
說春堤泛舟是偶然  
湖畔的營火却燃燒向天涯

攜着這湖永恆的虹彩  
我將又飄洋過海  
沒人知道我明天身在何處  
也許我們會再相見  
最好不再  
但我們不相期待

我們不相期待  
我知道你要來  
所以我不等待，所以我不等待

一九七一年倫敦鎮旅次

# 中畫與華樂

黃潤岳

作爲一個華文教育工作者，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件非常難爲情的事！還在獨立之前，我因事赴教育部，遇見一位英國人官員露美史小姐，她是教育部的美術總監。她差一點兒是指着我在說：爲甚麼你們學校的美術，還要教那些歐洲的？

我想到我自已讀小學和中學，也是全套學西洋畫，從鉛筆、圖案到水彩。因爲我們的老師都是美術畢業的。那裡會有學中國畫的美專？

西方文化對我們的影響，簡直是從離開娘胎開始。如果我們要數典而不忘祖，便只得靠那幾個方塊字。如今，連方塊字也要簡化，以後真不知如何是好。

談美術，我在中學時的水彩得過獎。可惜以後再也沒有提過畫筆，因此對西洋美術的欣賞力差極了。由於一些朋友搞中國畫，便使我了解得多些。

我們提中國畫好像都有點不自然似的，因爲我們是馬來西亞華人，與我們有關的傳統都是「華」，甚至像馬來西亞語中的「中華」都可以。如果講「中畫」，未免尷尬而不順口，因爲「西畫」我們稱爲「西洋畫」。如果說「東洋畫」那是指日本畫；東方畫又會包括印度

的。「西畫」又與「西化」諧音，容易引起誤會。

有人稱中國畫爲漢畫，那麼我們又易認作漢朝的圖畫。這和唐人不同，沒有人誤會唐人是唐朝的人，一定是唐山來的人。

也有人建議稱爲水墨畫。問題是我們總不能夠來一個彩色水墨畫。

我會想到毛筆畫。我的朋友吳在炎先生畫中國畫只用手指，不用毛筆，包括題款在內。於是，我只得仍用中國畫，如果譯爲馬來西亞語或英語，都沒有「國」字存在，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如果真正有問題，乾脆稱爲「華畫」就保險沒有事了。

我之所以能够欣賞中國畫，那是因爲我能欣賞華人的書法。書畫同源，我練了一二十年的漢張遷碑，多少有點心得。

從前中國人繪畫，有所謂「文人畫」。多讀幾年書，琴棋書畫總會知道一點。另外有所謂畫匠的畫，有其形而無其神。

當前之華校，連毛筆字都少人寫，更要來搞繪畫，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這些受現代教育的老師們，也沒有多少人會中國畫。

露美史小姐的指賞，我除了啞然承受之外，實在也無話可說。對於這位殖民地女官員，不「英國至上」，要華校學生恢復固有的藝術，也只有佩服了。

事隔十餘年，誰也沒有理會露美史小姐的警語，我們華校照舊畫西洋畫，將來甚至於要用馬來西亞語文來教授。至於我個人，倒對於中國畫了解更多，自己還收藏了一些；只差自己不會提筆！

沒有英國音樂總監和我提華校不用華樂。我自己也以爲華樂和西樂之間會有一段距離。因爲西洋有一套完整的樂理，樂器不僅種類多，音調的變化也多。例如我們的笛子，只有六個孔，可以發出七個音，音階來過高八度，最多是十四個單音。洋人的笛子有九孔，還有半音階，花樣就多了。

後來我聽過一些改良的華樂，還有協奏曲（Concerto）。只是仍加上了小提琴和鋼琴，這自然不足爲病。這時，我才明白華樂原來也是高深、豐富足以與西洋音樂相抗衡的。



華樂最早稱國樂，這當然是不妥當。（正好像國術一樣，只好稱武術，或者「功夫」。）也有人稱它爲絲竹樂，我倒認爲華樂兩字不錯。這和華畫不同，華畫兩字同一韻母，唸來不順。

華人的樂器，倒比華人的畫來得普遍，可能是比較容易上手。社團學校中就有許多組織了華樂隊，還可參加演出。我自己拉過胡琴，吹過簫笛。聽到目前那些吹笛的，圓潤有韻，非常欣賞。比起銅樂來，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華樂的樂器演奏，可以說已經有一定的水準。至於樂曲，通常仍是那些流行的。古一的樂曲，多已失傳。例如詞，每一個詞牌，都有一首曲譜。那些宋詞，都是可以唱的。最近，古箏名家陳蕾士先生經過長久的研究和考據，已經整理了十五首，包括「高山流水」和「廣陵散」，詞譜更多。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我和他一談，才知道華樂比西樂更古老，更完備，旋律和聲之類全有定則。原來古樂譜是用字代音，音階是合、四、上、尺、工、凡、六、五等九音，比C調低三度開始。可惜我對於樂理一竅不通，無法了解。

更有趣的是古箏指法，有勾、托、抹、挑、剔、擘、打、摘、輪等。如果是勾第三弦，便將勾字中之△，改寫爲三字，學者一目了然。

經過陳蕾士先生的研究，不僅古代樂曲重現，連詞也復生了。我也是愛填詞的，以後填了可以唱出來，那多麼有意義。

談西洋樂曲，以人爲主，如貝多芬、巴哈、莫札特、韓爾德之類，各有風格。華樂的樂曲，表達整個地區或整個民族的風格，誰作曲都是一樣的。

最足以代表文化的，除了文學之外，便是音樂與美術。中畫與華樂，都有無窮盡的寶藏。別談發揚，要追尋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真正是捧着金飯碗在討米呢！

# 結婚紀要

## 第一章

常言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不管「無後」是不是以「家庭計劃中心」所擬定的數目爲準，不結婚對年老的母親來說應是最不孝的了。無後的原因往往是不能抗拒的。亦即言，能生育而故意不生育，那才是不孝。若力不從心，何能爲不孝？但不結婚却非自然而是人爲的。若每個人把結婚條件降低一些，達結婚年齡的孤男寡女不應會太多。

我雖然尚不想結婚，但我亦很少堅持一定要上山終生修道。既然遲早要結婚，且亦有了女朋友，經濟基礎可以說已達無憂無慮之階段，結婚可以矣！其實，自一九七二年之後，這些條件已漸臻成熟。只欠一「催」。一這催果然來了。去年年底返家時，母親說：「在外獨自生活，應該有個人照顧起居！」結婚的念頭更趨向合理化。回來和朋友商量，聽他們一席話，甚覺有理。他們說：「你今年已三十，若結婚，卅一歲生一孩子；當你五十五歲退休時，你的孩子已可自立了。」相反的，若不結婚，或再遲幾年結婚，到退休時，最大的孩子可能還在唸大學；而享受所謂「晚年清福」的日子又要相對地減少了。考慮了幾晚，清福不太

重要，還是母親的年齡及我在家中的排位受到優先考慮。母親今年已七十二歲了。六十多年來，她算是在「兩袖清風」的日子裡挨過的。我不是說我的姐姐們對她不關心，而是他們各自已成家，業雖立而不穩。可謂愛莫能助。自我回來工作之後，兼以無妻室，她在物質生活上才稍為說得上及格。這些也可以說是得家中姐姐們的間接直接幫助。他們雖然說沒有能力使母親在物質上不虞匱乏，但他們卻從不同母親「開刀」。在此種家庭結構情況之下，往往是幼子得益。我就是在此種情形下完成我的中學、大學及研究院課程的。換言之，若家兄姊皆不出息到達捉襟見肘的地步，我不但要早些輟學侍奉母親，且亦可能要間接照顧他們。此情此景，老天爺，我往上爬的機會就會烟消雲散。賴此「得天獨厚」的家庭成員排位，我毅然趕上了最後一個學位。母親現在可以稍為安心點生活了。

但亦正因為我在家庭中的成員排位，母親在精神上仍感到憂慮。在我母親結婚的時候，馬來亞家庭計劃協會尚未成立，因此一切生育事件都交由上帝處理。結果天庭開來的資產負債表是：資產是五男三女。負債是還帳共二男，不確定債務一女。一九七四年的實得是三男二女及一收養但精神虛耗的幼女。除妹妹不可能結婚外，二兄二姐皆有所適從。我算是最後一名能結婚而又未結婚的成員。我想我是瞭解年老母親們的心事的。她們如何知道上帝會給她們再多活幾年？每個年老母親都會希望最後一個子女在她駕返瑤池時有所歸宿。我母親恐怕亦不例外。不會例外，我的姐姐說過的。

雖然在未結婚前母親已見過我現在的太太，照理她亦不必太掛慮才是。但話又得說回來，她見過「大江東去，浪淘盡，幾許可能媳婦」，她豈會相信這個女朋友就是最後的一名。她亦可能被浪淘盡。不能怪她，只能怪自己不成熟。要証明目前的女朋友就是將來的媳婦的唯一辦法就是結婚。結婚，對的，唯有結婚。

社會學的研究當中，有不少是「拿瓦隆的大砲」，但有一條原理我一直覺得放之四海皆準的。這就是，以普通俗語來說：「你不能只做你願意做的事情」。換言之，在你一生之中，你必須做一些你不願意做的事情。要証明嗎？好的，簡單。你有沒在極其痛苦的情況下（如失戀）想自殺而又不能放手去完成的時候嗎？連想死都不能，想生就更不容易了！君不見這條社會學定理就在我身上找到最大佐証嗎？

結婚除了要具有最基本的社會及經濟條件外，還需要具有最佳勇氣。這不是痴人說夢話。

尤其是過慣了獨居生活的人及感情奔放的人。有些同事已差不多過盡中年，仍然抱獨身。表面看來是因為條件太高：要白晝、要漂亮、要有身裁、要賢淑、有些家產更好、有才幹、要嫻靜又要能應付客人自如。其實，這些條件有不少是相互排斥的。這些皆是要人造衛星而不要越南玫瑰的想法。世界上那有這麼理想的境界。有或許在博物院找到。君不妨來一個家庭調查。問問丈夫或妻子現在的伴侶與理想的差距有多大。有一個假設大概會被証實的；那就是：條件要求越高的，其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就越大。這種差距的存在，說明了一種現象：所謂條件也者，並非不結婚或遲結婚的真實原因。真實原因是一向過慣不受約束的起居生活，要突然因結婚而破壞了慣性是不易接受的。爲了慣性不致受到干擾，對結婚就不敢輕試。

另一種是感情奔放的人，尤其是詩人。在未結婚或未有固定女朋友之前，見一個就可贈一首詩，極其自然。許多的傑作往往都在這種景況下產生。一旦自願結了婚，感情總不能不收斂一些。這一收斂，許多種類的詩都寫不出來了。無病呻吟當然可以，但不能持久。除非離婚。但自願結婚的人大都不想要這一招。要離婚何必要自願去結婚？

我想這僅是許多種人的兩種。相信有更多的人都像他們——在結婚前要培養足夠勇氣。結了婚就得交出某些自由。如不能花天酒地，不能美酒論英雄，不能招搖過市，不能騎腳踏車遠往外地，不能拈花惹草等等。不能作這麼多的事，結婚顯然是很可怕的事。因此，有人說：「結婚等于走入一座禪院」，再好也只得個「靜」字。唉，能得個「靜」字就得人生了。世界上有多少人能真正靜下來的！終日照熙攘攘僅爲蠅頭小利。君不聞臥龍先生的人生哲學：「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人生難得幾許靜又幾回靜！

又有人似是而非亂譚亂說什麼：「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一句若沒譯錯，一點都不突出。其意等于說：「沒有錢的人是窮人」。沒有錢了，當然是窮人。結了婚，怎麼還有戀愛？我想本來的話是：「結婚是愛情的墳墓」。換言之，兩個人在未結婚前本來很相愛的，但結了婚後却不那麼相愛。若真的如此，結婚真是人生大事了。這真要相當的勇氣的。

我結婚的客觀社會及經濟條件都算及格了，但一直來尙欠一些勇氣。最大的原因是我經常半夜起牀靜坐陽台。這個怪習慣使我到我不能說要睡就睡，要起牀就起牀。剛好我找到一種



職業不需要我按時上班的。不按時上班就不必按時起牀；不按時起牀何必按時睡覺？有課早些去學校，早些回來。沒課就遲些去，遲些回來。這種職業薪酬不算優厚，但非常不容易找。但問題來了：結了婚後還能經常夜坐中庭嗎？可能的。我于是去和當時的女朋友商量：婚後分牀睡。結果是小弟讓步。理由是我的地方在晚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悚然而震慄。這讓步是合理的，因我記得我第一晚領到門匙啓門時，我是迫與我同來的朋友先打頭陣進去的。

若不分牀睡，真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我半夜醒，她必醒。獨醒對我來說有其況味，但對一早要上班的未來太太就是負擔。我想不出一個辦法能保持過去這種習慣而又要結婚及同睡一牀的。唯一辦法是不再半夜獨看星星月亮。這犧牲不可謂不大。男人大丈夫，一句話：勇氣！

其實，在習慣上而言，只有這個是最需勇氣的。其他的如嫖賭飲吹我不必花時間。花街柳巷如台北的萬華、寶斗里，說沒去過是貽笑大方的，逛咖啡座爲純喝咖啡真是天大的笑話，到星加坡的武吉士街不借張飛眼是自鳴清高；不過，一句話，我都適可而止。我雖然不至于一週歲就盈「十三公」滿貫，但未入小學我就開始「玩」（不是「賭」）中國國粹了。到了中學，玩得死去活來，在台灣時賭過兩次：一年級一次，四年級畢了業又一次。最後那次是給教官由前門追入我由後窗樓上跳下的。賽馬中學時去過一次，最近帶女朋友及同事去過各一次。只有「撲克」我賭得較多。賭到天昏地暗。黑夜天明。後來因爲有些傢伙太過爲錢而賭，一氣之下不再賭這鬼玩意。其實與朋友賭錢，我常是輸多贏少。原因是我珍惜友誼過于金錢。但「撲克」的玩法適得其反，越是打落水狗，越是落井下石就越大快人心。有悖人性。不賭也罷。因若我有四隻A，對手 full house，我會在不叫注下開牌給對方看，算是勝了。對方當時當然感激，但若牌式掉換過來，我有百萬就輸百萬。爲了人性，不和好賭的朋友賭。

至于飲酒，說出來真沒有臉。連飲完一瓶小的白啤酒都要兩個鐘頭。黑的要分三次或三天喝完。烈酒不必提。與我同住的傢伙最爲節省，但他敢買數支名貴好酒擺在大廳上；兩年不損分毫。

抽烟有興趣時每天最多五根。但自從抽了烟斗後，普通香烟毫無味道。抽烟斗固然享受，但口每抽一次，胃亦隨着抽一次，痛不欲生。故現在只用嘴吸再用嘴吐，以免整個胃被抽掉。

這四樣，我沒有一樣需要到戒的地步。因此，無勇氣的問題存在。

總而言之，客觀社會經濟條件完滿加上勇氣，完婚可也。下來，是談判女方提出的條件了。這一關最他媽的容易引起胃潰瘍。結了婚，我想我的胃會去了一半。有時間，再寫好了。

溫任平

# 朝笏

寫作「暗香」，盈袖的是無盡的追思與遙憶。後面那段附記，是蛇足，是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臆測而添補上去的。從那段後記中，也許妳已經看出一些端倪。是的，最近這些日子，我正可怕地沉溺於中國文字的象形美中。我是竭力從那一筆一捺的姿式裏，去捕捉那一點一滴不斷消融着的古典。這是我唯一可據底依靠了，在失去妳其實是不能接近妳的時間空白裏。從字體的遷異過程我看到了朝代的遞變過程，而從朝代的遷變過程中我赫然發現僂僂在暗影盡頭的蓬頭垢面的自己，欲哭無淚的自己。是自傷的滿足嗎，其實也是滿足的自傷。我祈求妳的原諒，因為我已把自己放出去，是再也收不回來了。

我沒有想到自己對妳的感情竟會那麼深，那麼沉，深沉到難以忍受的地步，一直到我們的離，我才幡然驚悟，相聚的寶貴時光，寶貴時光裏的相聚，還沒來得及合攏我的雙掌，便已溜去。無聲無息，輕輕慢慢，像我家壁龕頂端靠近樑樑間的煙篆，雖然力圖氤氳成一種氣候，最后仍得在佈滿斑駁黑點的泥赤色的簷瓦間，變形、變黯、變壞。而我只是苦苦守望了千年萬載的銅香爐，內容是陳年的灰爐，守望着那一縷欲斷還續欲續還斷的香煙。

縱使我有勇氣去揭開塵封的帳幔，無論是前漢的輝煌，抑是宋末的顛盪，已然屬於歷史

。這一代是亂世，我倆恰是亂世的離亂人；縱使千種風流，妳和我的事蹟充其量不過是裨官野史末后的一段補白，我，我已經想不出甚麼話可以安慰你或者安慰自己的了。

Katherine Anne Porter 在「裂開的鏡」中有一句話：「爲我噙叫罷，在那失去的異教地域，在黑夜裏，我會那樣哭喊的。」但我不會哭喊著要求妳爲我噙叫的，妳和我的苦難都是黃帝子孫的苦難，我不能再加重妳的負擔了。也許世界愈變愈涼薄，我們就愈應該珍惜自己。莫名其妙的一句話，用的是象形文字，它們的手勢是蒼涼而又真實的，遙遠而又臨近的。沉浸在會意指事假借形聲轉注裏，甚至在學識的領域都被認作是落後的族類，唯獨我甘於耽於這份美麗的古老，爲一個個方方正正的字忙碌着，驕傲着，當衆人蟹行，唯我揮快南下，奔過紙貴過的洛陽，笙歌過的長安，在我的心目中，沒有誰比扶醉而作清平調的陳年舊事更蕭洒的了，沒有誰比爲了接近更清亮的月而撲江的李謫仙更壯烈的了。妳明白我的語言嗎？

因爲提起陳年舊事，自然不免教人憶起白頭宮女。然則憶起白頭宮女，就連憂憤也是淡淡的，經年累月，風雨蹉跎，就連最敏銳的心靈也習慣了忍受悲哀，接受悲哀了。不要責備我，我只是一條拔河用的繩子，不合標準的瘦弱，我只能握筆寫文章，站在書攤旁嘆息找不到好書看，我不是一個能够洩過海的人，但又不屑於禪居廟宇，皓首窮經，終了此生。這是一個大矛盾，是的，但它顯然不是我一個人的悲劇。

因爲它不是一個人的悲劇，所以它的悲劇性生長在每一個有岸有食水的地方，像瘦稜稜斑斑爛爛有些彎曲有些挺直的椰子樹。風湧潮起的時候，葉片狂舞，椰樹沒有手，據說是在某一個溼潤的年代斷了臂，原因未明，它們懷憶地在歌、在泣、在訴，只是，另一部份始終沒有回來。它們終年在盼望，盼望，朝來夕去，旗幟在換裝，年號在改變，冰封到暖陽，昇平之後又再紊亂，這種盼望最后凝定成了古笏上面的蠅字，細微得幾乎看不見，深刻得幾乎撫觸不出來。它默默躬身在博物院冷漠的寂然裏，像它身傍不遠的八大，不哭也不笑地任人觀覽，任人指點，聽導遊小姐敘述自己輝煌過破落過的平生。

而語言漸漸地無法把握我遊絲般雜亂底思緒了，也許，我正在快速地老去。是的，我不是一個能够洩過海的人，在奔濤急浪中，誰能肯定地說不遭滅頂？其實這種憂慮也是多餘的



，我已經把自己放出去了，不能也不屑去收回來了，別誤會我是在擺一個雄狂的姿態，如果你肯細聆，你一定會聽到我的倔強，我的奮鬥及我的恐懼。人是從恐懼中倔強起來的。

與妳分別數月，謝謝妳寄來的好書，雖然大部份都因郵誤而沒有收到，但那份冬日寄書的溫情，暖在我底心裏。我欣幸，欣幸自己不是完全孤獨與命定被遺忘的。甚麼時候會見到妳呢？我在問一個很傻的問題。重見的時候，是在這兒？是在另一個深秋的荷池傍？抑是在一個完全陌生完全無法想像的地方？

而我的文字在此打着瘡啞的手勢，不了解的人說我晦澀，了解的人說我含糊：一條拔河用的繩子，它的命運是兩邊都受力。不過，我不預備向他們解釋我自己了，那是沒意思的，那些被方程式與定理塞滿了的腦袋，那些讀書僅曉得從字典裏尋意義的心靈，我不預備對任何麻木的機械多費唇舌，讓他們用純然知性的眼光去看我的感性文字罷。我的五指迅快地掠過，餘弦在空氣裏蕩起一圈圈微微向着中心旋進去的波，它會撼動他們其中的一些人的，也許在一個風雪如晦如號的夜裏，也許在一個樹枯草黃的午後。

最近在給管管的信中，有一句是：「這樣沉悶，這樣窳人，就算每喊一聲吐一口血也是值得的。」但是我正如那個演啞劇的馬西·馬索，我的藝術都在我的舉手投足間，我會默默地，在一個半荒蕪的舞臺上繼續演出，並且儘可能把它演好。

（五月一日稿完）

早  
慧

# 涓點兩滴

## 不才

臨睡前記日記，以檀賞枱斜靠着寫。乍瞥櫃上放着一小束胡姬，  
姬絲汀一號。今日中午在友人家順手剪下，猶帶陽溫。胡姬遠俗離塵  
，悅秀清靈，囑上昏黃燈光，褪去它難以追視的傲，可親近人不少。  
想起中午買的玫瑰，黃的柔媚百轉，濃紅的嫵媚情厚，執着候友，甜  
香蕩襲，莫道不魂化。難怪自古早就有人用花比人，流傳至今；說  
不了千萬姿態風情，可見古人也真有道理，處處時時能洞燭機先，慧  
質巧心。比起俗瓦塵沙若我等，猶勝無盡。唯有對那些詞家詩話紅樓  
夢，更執着沉迷多幾分了！

## 自知

有人雅興大發，寫毛筆字。天時地利人和，又怎能不趁熱鬧？且熱度頗高，竟「寫到手疼」。阿蓮說：其實若你肯好好用心，你的字可相當端莊整齊。立刻有人冷笑，自己也笑。我說我的字是自成一格一枝獨秀。可是笑過後想想，何嘗不是如此呢？什麼事不會試做？可是又有什麼事做得好過？結果只是惹人煩？但若肯用點恆力心機，則也比別人差不到那里去吧？阿蓮此句，話焉不詳，雖非可圈可點，却也「雖不中，卻不遠」了！休矣。

藍 啓 元

# 砒霜夜

天剛剛才哭過。

采兒，妳的髮猶未乾透，我貼身的衣仍然冷沁。而妳的嗚咽都抖落我肩上了。海潮就在不遠處一箇接一箇往岸邊捲來，至少在白天時那聲响還是清脆悅人的：我提著妳的手，和妳在沙灘上踏了長長的四道腳印，直走到遠遠的彎角岩那兒，唱我們的歌，想著怎樣把最厚重最厚重的心願埋在島上，與海洋同享不朽；我們想著，這些美麗都留給微風去傳遞吧！說不定以後會重遊這個島嶼，還能再見這海灘，還能重溫這次的記憶——哦記憶……：……：……：妳的抽泣忽然間把一切都抹上蒼涼的色彩了。我是無法抑制我的悲憤與哀愴的，但妳正倚靠著我的肩膀，妳正哀慟地抽泣著。我不忍，我怎忍見妳落淚呢！但我却只有讓妳低泣，我只有讓妳把那許多哀傷許多的不歡都自抽泣聲中傾吐出來。

月偏西了。雨後的月色黯然的淒涼，洒在那一彎沙灘，透過樹影，斑斑駁駁的在身前幌動。妳的眼閃眨著，淚珠兒一滴一滴沿襟落下，染濕了我的白長袖。月光光，黯然的色彩盡在眼前浮盪。采兒，妳的眸子透過一層水簾，應該看到怎麼樣的一種月色？月很光，月很亮，但不在今後，也許已逝去很久了。那麼大又圓的月亮掛在陰霾的天空，多不配襯！今晚不該



有雨，雨後更不該有月。

沙灘有沒有傷口？海潮帶來了整個馬六甲海峽的鹽水，不斷地刷擦着沙灘、不停的刷擦着沙灘，那傷口抵得住多少次侵襲？我們有沒有傷口？詩人，月光光啊月光光，陰霾的天空，圓又大的月，黯然的黯然的，洒下淒涼。

采兒，這沙灘的故事永遠訴說不盡，我們的故事也無終止。妳的劉海垂着，像我窗邊的垂簾被風括襲過後一般地散亂——也許只是一陣微風，但很涼！我遽然回首時，望見了垂簾，望見妳的劉海，又再望見垂簾。以前的記憶仍然很清晰，我知道曾經括過風；此刻妳枕着我，我知道會下雨。我的衣還很涼，妳的也一樣，妳的髮未乾。這是冬季的夜晚還是砒霜的夜晚呢？上一回我們帶「蘭花花隨想曲」回去一帶「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回去、帶厚厚濃濃的「離情」回去。明天我們帶甚麼？一支笛會在那晚把海潮的嘈聲迫壓着，低沉的歌調在兩三盞燈火的四周迴繞，曾是不眠夜。不眠夜是哀愴夜，今晚也一樣。

今晚也一樣。星很疏，沒有銀河。半個天空都陷入古世紀的年代。星很疏。每一顆星，數在心底，都像一根刺！銀河不知躲入那一個幸福的男孩或女孩的夢境去了。我們沒有夢，我們醒着，在黝黯的樹影下；海潮在眼裏翻騰，捲起一個浪又一個浪。噢采兒，浪潮濺起的水花洶濕妳的衣了。我只感到冷，很冷。長夜裏漫天探過來的小手全都那麼冷哦！還有我未乾的衣，妳的髮；淒涼的月，哀號的海潮。我握緊妳的手，妳我二人的手，都同樣冷哦！我彷彿見着掛在妳臉頰上的淚珠都結成冰了。妳很快的很快的抹掉了那層霜，却不知道，霜雪在妳手裏溶成冰凍的水。我握緊妳的手。我的臉頰沒有露珠，但很涼；我知道，自己的手和妳的一樣冰寒。

陰霾的天空——砒霜夜，圓月拖曳着她疲憊的影，漸行漸西。哀愴的曲歌着，唱了一夜哀愴。枕妳我的頭顱在沙灘、在海洋；讓我再看清楚一些，啊再清楚一些！昔日的迷濛掩蓋我。撫妳的髮，我冰涼的手；揩拭妳的淚，我濕了的巾帕。我極目蒼茫。采兒，瀕遠的却是剛剛過去了的昨日啊！今日妳我迎向喧囂，迎向月光。那海洋很重很重的呼吸，召喚着遠遠迷迷的青山，我們聽不到，我們看不見。

妳未乾的髮，我涼冷的衣，在斑駁的葉影下，吹了一夜風。一夜的風，吹濕了整個涼月

夜。不要那麼快讓我嘶啞了聲音，哦不要！我是無法抑制自己的悲憤與哀愴的，我還要和兄弟們共歌一曲，不要那麼快讓我啞了音調，哦不要！他們就在不遠處，他們正沾上血和淚，是血多過淚。

哦朵兒，不眠的一夜妳期待甚麼？時開那幅大旗在飄揚，抖得很猛烈。握旗的是誰？那雙巨手捏得那麼緊啊！一切東西要改變時就會改變了，妳我的觸鬚只能探索咱們的過去和我倆的未來，就只能這樣！

心底的知覺和信任常叫自己抓緊一些甚麼，至抓緊時，竟發現自己的手在淌血；也許不須要難過，手雖在淌血，也還會繼續去抓緊一些東西的。但今晚抓着的是一夜的蒼涼啊——自島上，帶一把蒼涼回去！

今日鬧哄哄而來，明日是否會黯然歸去？我只記得一首歌：我要笑。明日，也許那艘渡輪會震盪得破成碎片！

一九七四年五月稿

# 含羞草

「他就是高三班的許志雲。常在壁報上寫詩的人，就是他。」——薇玲記得凌聰說這番話時，眼中驚羨的光輝流注得一覽無遺。許志雲也正在這時候走過。薇玲沒怎麼注意到他的儀表。他的樣子好不好看，她也不大清楚。最深刻的擊中她印象的是：他相當專注的望着凌聰平板的臉微笑作招呼。他不經意的望了薇玲一眼，又毫不珍惜的移開。那神情，彷彿他眼中望到的是一個相貌平凡的女孩。這意外使薇玲出奇得難受。他一眼觸及她時，眼瞳應該被美的感受刺激到所有的精神都怔在她臉上，像每一位乍見她時的男孩子一樣。她坐在課室裡沉思起來。她是陰高二班的，功課不算過份好。時常在考試時她便滿腦子計劃：要寫一首詩，要寫散文，或是寫小說。越是忙着考試時她越想寫。沒有考試時她反而讀學校裡的書而不想寫什麼。拿着課本，帶着一份叛逆的情緒，飯前飯後的讀着，讀到得意洋洋自在極了。對寫作她也不算認真，任何事物她都愛理不理，因此她對生活不怎麼滿足，又懶得去管，瞭查的一天過一天。對於審美這方面，她會熱心一些，覺得她自己正是生在美麗的世界中受慣讚美的，在這方面她已經是一個內行人。如今，許志雲卻是第一個撞進她那世界中的陌生人——許志雲的眼光是不經意的，她疑惑的回想着他曾向凌聰時的目光。凌聰那張臉，什麼地

方令他那麼專注，她想着凌聰那平凡的五官，黑黝的膚色，以前會覺得她沒有一寸可取的地方，每當薇玲心裡帶着優越感望着凌聰時，就帶笑說：「爲什麼不帶雨傘，帶雨傘就不必被太陽晒也不用淋雨呢」心裡又想，就算她白起來，也脫不掉那種平平平板板的味道。許志雲當時可能想心事，他根本沒有讓他自己有機會發現她吧？不然，情況可能不同。下次看看他不是還是那副不在意的樣子。她嫣然地忽然望進書廚的玻璃鏡裡，看到鏡中人柔媚的笑靨，那令人驚悅的輪廓使她自己怔住了。許志雲望見她時……她低下頭，在心裡激動的笑著，一下子心跳也緊張了起來。

她期待的第二次相遇。第二次她也是一下忘了注意他的儀表和樣子。她暗自望着他黑色的眼球，黑眼球中說不定會洩漏出一些羨慕的語言呢。緊張的一刻中，他卻很自在的走過她身邊，眼睛望着不遠處的草地。草地上有人在爭踢足球，他的眼球和足球掠來掠去都掠在一起。足球也這麼好看？她一面想一面往前走，前面彷彿是深淵，她一踏上，整個人似從崖邊跌了下去。回到課室，凌聰湊上臉來望她：「喂喂，沒精沒神的有什麼心事呀？」話還沒有問出答案又立即說：「那許志雲不知爲什麼，昨天遇見他，他問我看不看電影呢。」她望着薇玲，眼睛裡還在說「他問我看電影呢？」薇玲望着她的臉，心裡想：人家隨便問，一問就那麼大驚小怪的眼去。她仔細的端詳着凌聰的臉，更爲自己的臉惋惜起來。她靜靜的聽凌聰說下去：「一路上他對談他們班上的情形，他說：黃老師說他們那班很靜，黃老師怎麼批評我們這班呢？我說我們這班也是很靜，多數甲班都很靜。我們班上最沒有說話的是薇玲。」凌聰嘻嘻的笑開了一排參差的牙齒。薇玲忽然想：他會不會覺得我太靜，靜到死板板的，不够活潑呢。她一面漫不經心的寫字一面急着想聽有關他的事，紙上的字體歪歪斜斜着發抖的痕跡。

難道他在我心目中是那麼驚天動地的重要？她這樣一想，臉竟微微的熱起來。整顆心開始有了旋律，哀哀然的緩慢而悽怨的旋律。平常讀了一些古詩詞，詩詞中那些淒絕的愛情會令她落淚。平時，靜靜的她讓衆人拱圍着。現在，她也能開始孤獨的享有愁戚戚的滋味了。這新奇的滋味使她更感動。感情在她波動的心中泛着波潮，臉上泛着甜甜的紅暈。隨手抓起筆在紙上亂畫，一條一條的橫線和直線拼合起來像一道道鐵柵門，囚得她軟綿綿的醉在其間。



夜間，薇玲做完功課後，把頭頂上光亮的燈滅熄。然後開一盞睡覺時所用的檯燈。那朦朧的光澤軟得令人慵懶。斜靠着牀頭，她開始想想未來。未來似乎很遠，白茫茫的。忽然，在白茫茫中走出一個人影，光潤的容顏，朝她誘惑似的笑了一笑。她驚了一驚，彷彿此時的她不見了。剩下那影子在詩情畫意的天地中走着。美得不像話的天地中只有一個人影，她驚怯的一面走一面回頭，朦朧的畫面中的「他」呢。……他……竟然是許志雲。許志雲著白長褲白長袖衣走來，一如他在學校裡的制服一般，結深青色的領帶。薇玲望見他飄浮着走來，臉上的輪廓很模糊。而她自己也在飄盪，她在飄盪中捕捉他的輪廓，她越是要捕他，他越不清晰。她和自己掙扎着，最後她卻看到一個沒有臉的男孩子。她搶着把枕頭蓋在視線裡。志雲……志雲……她在心底輕喚。也許我一直不敢真正望他呢。她閉上了眼睛。那些電影中的戀愛鏡頭和一些流行小說中的畫面都一樣，常是迷迷濛濛整天地塵烟，一對夢一般浮動的少男女，臉上笑得無憂的蜜。彼此頂着對方的鼻尖輕擁着。其他所有的人和其他事件都在他們的宇宙中死光了。她再度閉上眼睛，手中按着的枕頭彷彿是許志雲的肩膀。她輕輕按着，不敢按得太緊。按得太緊她會受不了，彷彿許志雲黏在她身上，黏得太緊她像完全被抱在許志雲的懷裡，滿懷黑暗中的世界越縮越小了。她記起他在學校壁報上寫的一節詩：

浪潮聲中

我望見 妳的

裙裾 在彼端

如雲般的消逝

志雲，志雲，她滿心喚着的志雲，一個沒有臉的男孩，立在她迷濛的塵烟中笑着，笑得使她快樂起來。瞬間，他又變化得很憂悵，憂悵到令她怔忡。她聽不到世上的鬧聲。夜裡的寂靜是她唯一的聲音。雨水滴答時，也是沒有聲音的。但在過去，過去她的外界相當的鬧，如今她跨過那一片鬧聲，走到人間以外的空城裡，倚着城欄眺望，天涯處仍是不盡的塵烟。

每天，她在課室裡等下課的鐘聲。下課時，心開始發慌的跳，手心開始冰涼的淌着楚楚動人的汗水。許志雲是不看人的，她悽然的習慣他了。他的眼是千百變相似的眼光中最不同

的一雙，他在其他那些殷勤的目光中越來越出眾的美，而其他的眼光也越來越淡，淡到最後在她心目中成了滿滿的黑。黑暗裡，剩下一雙不看她的眼光，特出的亮着，刺緊她全身。

而一年一度的遊藝會又舉辦了。在遊藝會中，薇玲忽然被人源頭一淋，把她那衆星烘月的世界淋成完整的黑。這似曾相識的滋味，以前被淋慣的滋味是淡淡的，這一次許志雲是最濃烈的酒，火一般的刺激到她全心發滾。她清楚的聽到，高年級的同学播出一番話：「各位來賓，接下來的一首歌是『藍色的夢』，這是高三甲的許志雲點給高二甲的凌聰收聽的……」遊藝會在她昏暗的目中遊過去了。她下意識的望了望凌聰醉吟吟的臉，一雙老鼠單眼皮，鼻樑扁平，差些架不住一副眼鏡。小嘴唇在寬大的臉上，使人替她可惜。為什麼不把嘴唇生得潤一些厚一些呢，這樣還沒有那麼小家子氣派……她恨恨的想着。許志雲，一雙眼睛長到那兒去了，瞎了吧！她的眼湧滿淚水。忽地，她彷彿被什麼力量托起了下巴，一抬首，剛好接觸到教室對面不遠處那許志雲的眼光。他在看她？一絲光閃進她心胸內，夾帶着一串串問號。她急着想去捕捉，但反而把頭垂得低低的想：全校的人將知道，知道許志雲是和凌聰一對的。誰都會知道的。啊，失戀來得那麼令人意想不到。在讚美的目光中長大的她，她自懂事之來便覺得她這個人是不應該有失戀的滋味的。這滋味使她感到她像誤踏進別人的星座裡，這怎麼可能是她的命運呢。別人可以失戀得理所當然，但發生在她身上就不可思議了。許志雲此刻在她心目中又升高了一級，高到她攀不上望不到，高到更可愛起來。他立在不勝寒的地方，卻像一個不可一世的英雄，遠遠的向她招着令她迷惑的手勢——「薇玲……」一陣溫暖的喚聲單下來……

「薇玲！」真的是有人在喚她。那是盧飛的聲音，平板的，像他的人一樣，更像他教她數學時的神情。其實，在薇玲眼中，他整個人就是一則數學公式，就是太有條理了，不容人對他有任何浪漫的遐思。然而，此刻他卻是薇玲茫茫眼波中冒出來的唯一親人。她眼中的淚開始墜掛在眼廉邊緣幌動着，但它在欲力的吸着自己，要吸進眼瞳深處。盧飛看到她無神無力的疲乏樣子，不覺怔了一下，小心翼翼的手的沒地方好放。薇玲知道盧飛仍近在身側。她左手尖尖的指甲把玩着右手的指甲，指甲刺擦進指甲縫裡。

「什麼事呀，你這個人，叫了我又不說話的，嘔了嗎？」她大聲的對他說。頭髮遮住半

邊臉，盧飛有點愕然的微俯着身子。那一剎然間的景象，最好都能閃進不遠處的許志雲的眼裡，她一面想。

回到家，她半跪倒在床邊緣，抓捏着白色的枕頭，抓了又抓，抓到枕頭走了樣。一面抓一面哭。她彷彿抓住一縷幽香，香味越淡去越香得清新。

遊藝會過後，學校照常上課。下課鐘依舊每天晌。每天薇玲在衆星之中看到盧飛那隔了一層似的謹慎。許志雲見到她時，一雙稍爲暴烈的眼光和薇玲略帶寒意的眼光相遇，彼此短短的觸了一下後，便移開。但彼此間的心都有點兒激動。

不久後，許志雲和薇玲漸漸戀愛在彼此的探索裡。薇玲的眼中雖然仍有着輕輕的寒冷，但相遇時，她臉上柔和的羞意隱約在淡淡的紅暈裡，整天地遼人的春情。許志雲的眼睛開始輕緩的定在她臉上。當她和凌聰走在一起時，許志雲的眼睛似乎忘記了凌聰的存在，薇玲已是他眼中的世界了。薇玲在他專注的目光中回家，倚着鏡面，她微微的笑了起來。那雙超凡出衆的眼光只不過是較會珍藏自己。另一方面，那段開始時的一份新奇的滋味卻消逝了。隨着許志雲那入了軌道的眼光她進入勝利的榮耀裡。以前他是脫了軌的一顆星，現在他也終於遁入其他星座的命運裡了，他也有這平凡的一天啦。她手中的一縷幽香從淡淡之中繞近她，繞着她，香味越繞越濃烈。她開始想掩鼻了。隨着新奇感的消逝她感到的是它的無聊。她想回到過去充滿各種聲音的世界裡。天涯處那萬里無聲的塵烟。荒漠的空城，城欄上的女孩，架着雲朵，飄飄然要回到人間來。

她與許志雲之間，已然是銀幕上最後所放映出來的白了。那些發生過的事，如果重新發生，她可能會在公共場合裡落那莫名的淚水嗎？

# 緣份

午後，天氣實在熱得難捱，加上組屋外的小孩子嬉笑聲响，跑動時所激起的聲，屋內也被震得好不自在。烏豬的身體直冒熱汗，腦袋煩得要暴開來。這鬼天氣，一絲風都沒有。烏豬拼命的吸着煙，吐出的煙霧嫵嬾上升，凝在空氣中，然後慢慢的消失，桌上有一堆魚骨，引來了一羣螞蟥，在努力的搬運着。剛才吃稀粥配那幾條鹽魚，剩下的魚骨也懶得丟掉。他媽的，鬼天氣，熱得恁伯不爽。他無聊的用手往桌上的那一堆密密麻麻的螞蟥捏去。手一捏下，好幾隻成了手下的犧牲品，其他的四處散開，驚慌的逃亡，連搬運着的食物也放棄掉。烏豬冷笑了一聲幹你媽，看你們逃到那裏。在他巨掌下，又有幾隻成了犧牲品。烏豬總算有了娛樂，感覺不甚悶了。他又用拇指和食指挾着一隻螞蟥，輕捏着，然後又放掉，那隻螞蟥顯然又受了傷，在掙扎着，試圖逃出他的魔指，只見烏豬用手捉緊，用力一捏，那隻螞蟥被捏得屍骨不全。「遊戲」完了。烏豬又無所事事了，雙眼垂下，欲睏的模樣。幹恁老母，這種天氣給恁伯也睡不下。香煙燃盡，煙蒂隨手丟在地上，然後順手開那香煙盒，幹……又沒存了。早上才買的甚麼這麼快又完蛋了。下樓去買又懶得動。他乾咳了一聲，喉嚨有一種癢癢的感覺，非吐出來不可。他走到天台，往樓下一吐，一條長長的痰隨着落下，不偏不倚



擊中樓下八樓掛晒着的那條衣衫，他趕快縮頭進來。然後從樓下傳來罵聲，是女聲，又是那個全座著了名的常常拉着喉嚨和人罵架的惡婆。這女人可不好惹，惹到她便會給她的大喉嚨吐出來的三字經咒得短命幾年。烏豬起初裝聾，當她死的，但樓下那個惡婆罵得有聲有色，死天壽仔，短命的，吐痰吐到恁老母的頭上來了，死雜種死鬼不得好死短命天壽短命不得好死……烏豬聽了，咕咕咕的大笑起來，汝罵汝的。當汝死。罵聲還未熄，烏豬欣賞着這「女高音」獨唱的歌，詞是聽慣的很平常，烏豬聽着，倒也很爽。烏豬聽罵架聽得太多了，有時一陣聲响從屋外傳進來，不管是睡也好吃飯也好，總要出去看個究竟。所以常常欣賞到連場緊張刺激的免費好戲，有時見罵的激烈時便口癢癢的喊着打呀打呀，那時候多麼得意呀！假如一旦打起來更有好戲看了。看多了也不會厭，也許不必到戲院拿鋪去送。雖然他袋裏時常只有幾個硬幣走路時跳動着，激不起大大聲的鑼郎鑼郎，有時也會陪妻去大世界中央去看戲，買的當然是三號位啦。三號位一張二十五分。兩張五角，喝兩杯冰水兩角，一包「加章不爹」一角，一大包兩人公司吃，一共八角加上搭車來回六角才一塊四角正，這也許是最享受的事兒了。但只是久久才一次罷了。想來想去就只怪恁伯袋子里不爭氣，一旦有鑼，他媽的爽，去找狗仔他們也來三枝牌。但總是他媽的烏運，袋裏去時鑼郎鑼郎回家時垂頭喪氣再也激不起聲响。

天氣實在熱得要命，烏豬想走去沖涼，又懶得去。躺在一張懶人椅上，閉目養神。一隻蚊子飛來停留在他的臉上，他感覺到很癢，一拍，幹恁老伯，給逃掉，却打得自己臉好不疼。唉，睏不下去，熱、熱。阿寶還未回來。今天是阿寶出糧的日子，回來又要伸直手要鑼了，她敢不給，恁伯就給她好看。打老婆沒人說，給老婆打就會給人笑，沒臉。烏豬是大男人主義者，老婆一切都得聽他的。如果不給我錢，那就……烏豬很得意的冷笑，總算自己是有權力的人。

× × ×  
如果不看她有那一份一百一十大元的醫院清潔女工的話，他也不會「嫁」給她。烏豬一看阿寶的身材就反胃，粗腰，屁股大大的突出，腳短短，走路好像鴨走路一樣。如果不是那十一張紅老虎貼住他兩隻死鳥，烏豬才不要他呢。「嫁」了她，生活也有了保障，再也不愁

賺不到而挨餓了。這幾年來單身在外混，日子過得好困苦，除了用死鬼阿爸幾年前留下來的車輛推也要很費力才動的那輛三輪車來幹活。有時一整個早上拼命的踏呀踏，也掙不到半個鏰，下午懶得再踏了，就把車停在大葉樹下睡在車裏。有時碼頭有雜工扛貨的工作，就去扛到半命，掙到幾塊錢，除了去社尾吃個痛快，錢有了，得咗，就去和幾位工友圍在一起賭三張賭個痛快。輸了就垂頭喪氣無精打采。過後也就忘了。扛貨不是天天有的，有是就去香田仔去跟去拿死人旗或者在棺車前大丟冥紙。或者去殯儀館幫頭幫尾然後伸手向死者家屬討紅包。行行出狀元，幹你娘，佬伯行行都做，沒一行出息。王老五的生活雖然過得苦倒也逍遙自在，沒人管，除了夜晚拉着三輪車進入人家的騎樓在車中睡覺沒人陪之外，一切都很快自在。後來不知誰，啊，想起了，是臭伯介紹阿寶給他的，第一眼就不順眼，後來聽說她有一份工作掙得百多塊，乾枯的嘴遂裂開笑容，開始不嫌棄她。這有什麼好嫌棄的，人家不嫌棄我烏豬就好了。阿寶一定是想要老公想到流口水，不然，不然為什麼會找到我身上來。我有什麼好？錢又沒有大把大把。好在臭伯掩飾我說我踏三輪車很動力，一天掙得七八塊，又可靠又誠實又無不良嗜好……總之，把我抬得天高。我烏豬當然有幾分本事，不然有人會找上來，有時照着鏡子對着自己那塊烏臉很得意的笑着。除了嘴唇厚了一點兒眼小了點鼻子塌了點兒，總算不醜呀。

你不嫌我不嫌你。一見鍾情，二見談情，三……：岳母大人獅子開大口，要我給她擺十席酒，都是她烏親戚的，還要五百大元聘金，說這是她第一個女兒出嫁，一定要排場給人看。烏豬拉着苦臉把本來已醜的臉拉得更醜。後來說好說歹，鼓動不爛之舌，討價還價一番，好久才說服岳母大人。三百塊一脚踢。岳母大人也無可奈何，怕她那個醜女兒嫁不出去。有一個條件，就是阿寶每月要給回四十塊錢她做家用。各無異議，三讀通過。就這樣，烏豬就把畢生相依唯命的三輪車賣掉。那輛車也值三百多塊，真是奇蹟。給了岳母大人三百塊，剩下的幾十塊再東拼西湊加起來有一百塊，殺隻雞拜拜天公，煮幾味大家一起吃，就完成。儀式簡單。前後不到三個月，可謂快捷。

結婚後就住在一房一廳的政府組屋裏。如果不是烏豬的弟弟帶著老婆去新加坡工作而願意留下給他們兩公婆住，他們不知要到那裏找房子住呢。但要付房租四十大元和水電貨若干元

傢俬是弟弟留下來的，所以省一筆錢去買傢俬。一張桌幾張椅子擺在客廳，房中放置着一張大牀和一個陳舊的，門都快掉下的衣櫃，裏面掛着烏豬的幾件衣服和阿寶的幾件衣服外，裏面有很多位置空着的。阿寶的嫁粧少得可憐。

新婚第一夜爲一點小事而爭吵，雙方的缺點即暴露無遺。第二天第三天……他們好像冤家似的，爲一點小事就爭吵，口不擇言，烏豬一出口就幹幹聲，阿寶也不甘示弱，看看本娘的厲害吧，也同敬他臭猴臭猴聲。不過牀頭打牀尾和，今天罵架明天也就忘得一乾二淨。每天一早阿寶就去上工，黃昏才回來，所以罵架多數是在晚上進行。

婚後烏豬發起懶性來了，樂得在家中清閒着不去工作，如果不是阿寶頻頻勸他去做工，他也不去。賣掉的三輪車算了，唯有租來踏，賺錢來「負擔」這個家。有時和同行爭紅毛鬼的客爭吵起來差點動武。烏豬藉着讀了小學幾年的紅毛書學了 *I love you man you no love me na* 招呼紅毛鬼。果然使得。他要招紅毛鬼的最大原因是他們出手濶，像有一次載他們東撞西闖的環遊市區，才半天便賺了三十多塊。回家便給阿寶十大元做家用，阿寶樂得大叫烏豬哥烏豬哥。不過這種情形不多，不是天天「禮拜」，有時整天流汗踏個沒命也掙不到自己的零用。只好回去伸手向阿寶要錢。阿寶聽他滿嘴的訴苦也心軟的給錢他了。你的就是我的，有計嘅。烏豬想。既然是夫妻，應該同舟共濟。所以烏豬向阿寶伸手要錢的時候多過烏豬給她的時候。烏豬有好多缺點：例如抽多多香煙，爛賭，喝酒（烏豬最喜歡喝那些烏狗啤對你有益，其實袋裏不爭氣，否則叫佬伯喝大瓶大瓶的 *V. S. O. P.*），脾氣暴躁，欺負老婆，睡覺鼻鼾聲好像開着的水龍頭？懶惰……等等。阿寶呢？缺點也和烏豬不相上下，半斤八兩。例如：說話口吃，滿嘴三字經，走路像鴨，整天囉囉嗦嗦，東怨西怨……。阿寶最不能容忍他的牛脾氣，賭博，不去做工在家裏睡覺。烏豬也看不慣阿寶走路的模樣，說話斷斷續續，吞吞吐吐。有時烏豬見她講一句話都拉了好半天的在嘀咕着，就罵她：幹佬老姆，講一句話都拖得長長的，閉起妳的鳥嘴吧。

起初，婚後幾個月沒有甚麼，掙不到錢，只好伸手向阿寶拿，阿寶也無可奈何的給他，誰叫自己命不好嫁給這個臭男人。所以烏豬每次要錢一定沒有失望的。後來拿的多了，阿寶又說沒有錢，無可奈何，只好想辦法。後到想起阿寶有一筆錢，但不知藏在那裏。後來等到

阿寶去上工，就東搜西搜起來，總算給找到，是在她的枕頭底的袋裏面，有整百多塊，只抽出二張十元，當天晚上就失去蹤影，一連兩天都沒有回來，阿寶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以為他在外發生甚麼事，後來拿枕頭袋裏的錢一算，她明白了。臭猴，竟敢偷老娘的錢，不回來更好，回來我就給他好看。烏豬去那裏呢？原來是去賭博，結果都輸個清光。晚上不敢回家，睡在別人的騎樓。結果第三天就乖乖回去，一回到家，阿寶劈頭就臭罵他，他自知理虧，只嬉皮笑臉的對着她。「死去那裏，現在才回，是不是偷了我的錢去找女人，臭猴，你的衣服也不拿去給臭女人洗，何必要我洗，臭猴……。她罵人的時候並沒有口吃。烏豬沒有還嘴。結果第二天就把這件事給忘了。

又有一次，烏豬手頭鬆，在外灌了幾瓶烏狗，回到家，醉醺醺，身體熱得要命，腦袋漲得要命，一進門，阿寶一嗅到他那一身酒味，就氣咻咻的鼓起舌頭罵他。烏豬本來就模模糊糊的，一聽到阿寶囉囉嗦嗦，就把本來佈滿紅絲的眼睜得好兇，然後一巴掌「五塊錢」送去阿寶的胖臉上，不用說當然是大哭大嚷啦。結果那晚烏豬只好睡廳。第二天因為阿寶沒工，眼睛紅紅腫腫的往娘家去。結果就拖着岳母大人回來把烏豬訓斥一番。烏豬低着頭沒有答腔，給你罵個够。烏豬沒有回嘴岳母大人，是因為誰都好惹，就千萬別惹這個岳母。最後陪笑的送走岳母大人。

阿寶見他整天無所事事，踏人車也掙不到錢，就想辦法替他找工作，結果千辛萬苦的把他拉進醫院去當割草工人，結果死性不故，和一個醫院的雜工為一點事而罵得差點打起來，後來越想越氣，就辭工不幹了。他常想：像我這種人才，怕找不到比那份鳥工還要多錢的工。

準果又幹回老本行，踏三輪車，拖欠租錢，總共積欠了十多塊錢結果被老板娘拖回三輪車。結果，又去另一家租。

踏人車有時掙到幾塊錢，除了抽包香煙喝杯咖啡鳥，剩下買包東西回去塞阿寶的鳥嘴。阿寶笑嘻嘻的吃着，心裏甜甜的。近來紅毛鬼很少遇到，否則載一趟，就有紅紅的鈔票拿回家去貼阿寶的「鏰」臉。

眼看阿寶的肚皮一天天的脹大起來，烏豬絲毫不感到驚奇；他要做阿爸了。烏豬想：這



賤女人的肚子註定要生多多的兒子，管他娘，生越多越好，反正一個個大了推出去做工，那我烏豬就可在家中搖腳了，大嘆世界。至于怎樣撫養他們，烏豬是不會想到的。

烏豬打着呵欠，唉，天氣實在熱。就拖着懶身走到沖涼房去沖涼，大桶大桶淋個痛快。沖涼完畢，倒也清爽不少。

阿寶爲甚麼還未回來，他望着桌上那個阿寶買來早上鬧他起身上班的鬧鐘，五點十五分。無聊，就躺在牀上睡個懶覺。想起今天早上一早就出去踏，往市區兜了一個大圈也載不到半個客仔，算了，只好回家。想想，這種生活實在叫人過不下去。

有脚步聲，猛的，烏豬從牀上趕快下來，走到客廳去開門。果然是阿寶，阿寶挺着大大的肚子把本來走路像鴨的模樣更顯得醜了。烏豬厭惡的看她一眼。

「出糞了？」

「唔」阿寶沒好氣的說道，也許她是太疲倦了。

烏豬厚着臉皮，伸出來：「拿錢來。」

「又要錢？」阿寶升了個很大的問號：「我……我……不是早上給……給你兩塊嘛？甚麼又用……用完了。臭猴，像豬……豬一樣，工也不去做，只會要……要錢。我……我問你，早上看……有沒有出去踏……踏入車……。」口吃的毛病又發作了。

「甚麼沒有？早上我去踏，踏個半命，也踏不到半個客仔，錢也用光了。喂，我問你，你究竟給不給……。」

「不給你會把我怎樣？叫你好好的做那……那份……份工，你也給丟了，假如做……做下去，每個月也有安定的收入。看，臭猴，當……當……當……今，甚麼也都做不成，錢也賺不到半個。還敢厚着臉皮跟……跟我……我要。我也沒……沒有這麼多錢給……給你。屋稅要錢，水電要錢，米要錢，菜要錢……。」

「烏豬大喝了一聲：『不要講下去了，多說甚麼，不給就不給。我自己想辦法。看我』跑路』不要回來，讓你知道厲害。在外我怕沒有錢？最多去偷去搶……。」烏豬講是這樣講，其實他那裏捨得離開家呢。在家有得吃有得睡，好過睡在別人的騎樓發抖。

「嫁給你這種男人，就沒有一天好……好過，嗚嗚嗚嗚……錢也賺不到回來幫補家用。有幾個鏰就去賭去喝，我的命好苦呀……嗚……。」阿寶哭得好不傷心。

「哭甚麼，哭到衰。誰叫妳要心甘情願嫁給我，一點苦也受不得……臭查某……。」烏豬語無倫次的罵着。

阿寶越哭就越傷心，見他這樣說，更加哭得傷心了。

臭男人，拿去，這些錢，通通拿去。」她發狂的抓起放在桌上的鈔票，丟在地上，「拿去，通通拿去，你這個鏰臉。你走，走得遠遠，不要回來，我不要你……你這個臭男人，嗚嗚……你走，走……。」她一把推烏豬，猛不提防，烏豬被推倒在地上。他拾起地上的鈔票，隨手丟回，恰巧丟在阿寶的臉上。「誰要妳的臭錢。」然後惡惡的盯着她，說：「幹佬老姆，走就走，有甚麼了不起，我走衰運，聚到妳這個臭查某。幹佬老姆，我走後，就儘管叫臭男人晚上來賠妳睡覺……。」

烏豬氣咻咻的，滿臉怒火的開了門，走出，然後大聲的碰上。

「去就去了，幹佬老姆……。」烏豬走着罵着。隱約還聽到阿寶的哭叫聲，管她去死。管她去死。

烏豬真的不想回家嘛？不，他只不過是一時之氣，等到自己的肚子餓得要命時，就想起家，忘掉所有一切了。就硬着頭皮回去了。當然阿寶過後氣也消了。

這就是緣份？

作者：Ahmad Mahmud

譯者：麥浪

# 長髮男子

一月二十三號星期二，時間：下午五點。太陽光仍然猛。

母親們急着呼喊正在院子裏玩耍的孩子們。他們被迫回屋內去。

「進去！進去躲藏，有瘋人！」她們說。於是門及窗被鎖緊。

那位長髮中年男子又再經過羅干律路心——這條曾經被村長嚴禁他經過的路。

「跑開！他是瘋子！」這是愛管閒事多嘴母親們所散播而大家都樂意接受的閒語。

長髮中年男子繼續踩在羅干律的石面上。

★

★

★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時間：早上九點。天氣陰悶，濃雲遮蔽太陽，雨水的痕跡仍然留在圍繞着那座位於甘幫羅干邊境礦湖樹木的葉片上。昨晚上下的一場雨的確劇烈。

在礦湖的角落，一輛拖泥機與它一名臉色顯得嚴肅的司機，繼續拖拉着茅草及石南屬枝幹到湖里去。

那位長髮中年男子立在不能萌芽的芒果樹根旁。他注意着那輛大型拖泥機正拖着泥土。

他欣然狂笑，之後才走離那地方。

★  
在我屋內。一月二十三號星期二下午，時間：五點四十分。

「妳可不要再有那種態度。」我告訴瑪施娜說。

「他瘋了，如果牒子及家門沒關上，等一會他將闖進來。」瑪施娜回答說。我凝視着還立在寫字桌旁絲毫不動的妻子。她在爲自己發慮。

從我家打開着的牒子望出去，我看到小孩子們又開始在各自屋子的範圍追逐。羅干律左右兩旁的牒子及門戶都已打開來。那位長髮中年男人早已遠遠地朝北部走去了。

「記住！當他經過時不要關上牒子及門戶，他沒有瘋。」這是我首次向我那位皮膚白皙、留着截短頭髮、有着適等高度的太太提出警告。

瑪施娜低垂着頭。我知道她是敏感的女人，跟其他女人一樣。我的太太每次都向她周遭發生的事俯首。人家說那人是瘋子，她就照說是瘋子。人家關閉牒子及家門，她也照着那樣做。女人對自己的確沒有堅強的自信心。

瑪施娜抬起頭來，她一雙眼睛緊盯住我的臉。「阿邦是瘋了！」她說。

我大笑著。我太太的臉緊繃着，她仍舊坐在那漆上藍色的木櫈上。我留下她一人在那兒。如果我們發生爭辯，她會令我發火，結果將導致沒益處的相罵。

★

★

★

一月十七號，星期日，時間大約早上十點。太陽並不很猛烈，天空有下雨的預兆。黑雲密集於肚空中。

那位長髮中年男人屹立於磯湖畔上。他的絲髮吹自西方潮面的風搖動着，潮裏清澈的水也似在盪漾着。

那位長髮中年男子跳入湖裏去。湖水漾起鄰鄰波浪，蓮葉被那激盪的湖水震得上下擺動着。那男子從湖央游至湖邊，猶似脫鈎的魚。

那位長髮中年男子潛入水內，然後同着手裏握有細沙浮出水面來。他狂笑着。那些細沙被擲到湖岸上去，降落在拉浪草的花瓣上。渾足於泗水及潛水後，他便躺臥在細白的沙土上



，在它上面打滾着，好似貓在玩泥沙。

那位長髮中年男子的頰上嵌有一道兩隻手指般長的疤痕。他的高度只有五呎六吋。

那男子穿着黑色短褲，一條紅色毛巾圍繞在他頭頂上。他凝視着土面上枯萎了的古巴梯斯葉片。他得意地大笑，風兒迎面撲來。

他一對寬且長的耳朵依然可攫取眼前那拖泥機推土的咆哮。他咬咬嘴唇：「不要奪取我的財產。」他于是向前走，走向太陽西沉的方向。

★ ★ ★

在我家裏，下午，一月二十三號，時間：五點十五分。

「阿邦做的事，皆沒好處！每個下午都跟隨那瘋子有什麼意義？今天下午，再去跟隨罷！」瑪施娜突然傳來的聲音，使我從思潮裏驚醒過來。

我微笑。她說的一切都正確。自從我監視那位長髮中年男子的一舉一動時候起，她感到自己已失去了一部分家庭甜蜜的幸福。可不是嗎？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替她澆花，也有一個星期我沒同她討論關於如何擺設那架樓梯底下的電視機。

噢……也很久了！我沒跟她商討我們日後的生活。我承認，這都是我的錯。她整個面部，深深地被我注視着。她依然在生氣。

「阿邦更重要於去想那位根本與我們家庭一點關係都沒有的瘋人的事！」瑪施娜還噁噁不休。

「從偵察所得到的結果，我獲悉了一個結論，那個人沒有瘋，明白嗎？」我有意提高聲地說。

瑪施娜緘默。她的目光投往我那架放在寫字桌上的打字機，空白的紙張貼在那兒，風血啓開的牖戶吹入。吹動了它。

「我已經知道他的名字，我還要繼續更深地去探查他的底細。」

「爲了你寫作的材料。」瑪施娜諷刺道。她逕自走入房內。我沉默。她的譏諷刺傷了我的心。

隨她罷因她是我的妻子，如果不是我的軀體，她還會向誰撒嬌呢？

★ ★ ★

晚上，星期二，一月二十三日，我家屋前的路燈羣聚一堆飛蛾。才是八點十五分時刻。我正在爲住在椰加達的一名好友寫信。

我家的門人被敲，我趕緊去打開它。村長的鼻樑突出，他那不齊濃厚的鬍鬚把整片上唇給掩蔽着。

「進來。」我說。

他於是步入屋內，然後坐在藍色墊椅上。他糾正一下自己那長衣領的馬來大衣。

「有什麼事嗎？」我誠懇地問。那戴着一頂圓形同教帽的村長噴出手杖牌雪茄的煙霧來。他並撫摸着他自己寬潤的額面。「有事情嗎？」我再重覆一次。那位接近六十高齡的村長看去心情不定。一下子轉向左邊，一下子又是右邊，好似在被蛋子咬弄。

「你曾經跟那瘋子講話？」那是他向我提出的問題。

「曾經。」

「他向你說些什麼？」

「關於礦湖、石子及魚，只那些吧了？」

「這是真確的嗎？」

「是的。」我點頭。

瑪施娜放下兩杯咖啡，她又走向廚房裏去。我與村長不再說話。飛蛾依然圍繞路燈。晚風吹動着我那頁已打了一半字的信紙。我將把長髮中年男子的事講述給那位椰城的朋友。

那位皮膚褐色，大眼睛但總是睥睨着眼珠看人的村長站起身來。他把那抽剩半吋長殘餘部份的雪茄拋到屋外去。

村長順着啓開的牕口凝望天空。有星、有月、有薄雲在走動，他捏了捏他那尖長的下巴數下。

「你不須再接近那瘋漢，要不然你的屋子會被牠燒毀。」村長說。他把身子面對我來；他的眼睛，冷峻地瞧住我，使我心裏焦急起來。

那長髮中年男子到底犯了什麼罪？他曾經向羅干河的村民採取了什麼不軌行動？誰是那

長髮中年漢子的犧牲品？誰？告訴我！

這些都是我想要向村長提出的問題，但是我的嘴却說不出聲音來，只有充塞我整個心胸。「記住，你可不要親近那瘋子。」村長提出了警告。他並未喝下我妻子泡好的咖啡便逕自離開我家。

★

★

★

一月二十四號，星期三，時間：下午四點三十分。我坐在屋前的涼台上。長髮中年男子走過羅干律。我向他揮手並叫喊他的名字。他也舉起手，向我方向走來。他的步伐有點蹣跚。他穿着破爛的膠靴。

「上來坐啊！」我邀請道。

「謝謝，改次吧！」他的聲音很和緩。

「要上那兒去呢？」

「去看魚、湖水及石頭，嗯……我希望他們不會搶跑我的財物。」那男子說。他環視我屋子周遭。

「你不想再要偷偷跟踪我嗎？自從上次我無意間發覺你在刺探我的舉動後，我不再討厭你了。我們已成了好朋友。」那男子提起了往事，然後，他調整了步伐，走離我的家。

★

★

★

時間：晚上七點十分，星期三，一月二十四日。瑪施娜開始發火了。她很生氣因下午我邀請那長髮中年男子到家來。

「慚愧死了，左鄰右舍所有的人都在罵阿邦。」瑪施娜說。

「隨他們的便，這是我的事，別人家要怎樣說就讓他們說。」我抗議道。

「可是……」

「够了！够了！」我咆哮。一種不愉快的小事在我家發生。

★

★

★

星期三晚上，一月二十四號，晚上十點正。我睡在長檯上。瑪施娜則睡在鋪有柔軟墊褥的床上。這顯示我們的爭吵已到了頂點；全爲了那長髮中年男子的事。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七點十分。當我睜開眼皮，太陽光已晒到了我正睡着長橈的一半身。今天我不必到辦事處去，我年尾的假期還有兩天。我走下屋去觀賞那正待開放苞葉的花朶。

我聽往羅干律。那位長髮中年男子正好路過。我朝他方向跑去。

「早安。」我說。他露齒微笑。巴浪刀在手，他把它放在草地上。隨後，我的手被他緊緊地握着。

我知道這麼做會傷到瑪施娜的心，激發村裏人的怒火。管他們！我一定要調查清楚這立於我眼前男人的心地。

「這把巴浪刀用來做什麼？」我問。他以母指提起巴浪刀，他並試試它的刀鋒。

「很鋒利。」他說。

「這把巴浪刀拿來做什麼？」我再問。

「用來保護我的財物。」他有意地告訴我。

他輕撫刀端幾下。

「今天將証實到底是我成功保護了我的財物抑或被人搶去。」他停止了說話。我的手腕突然被他攫捕着，然後是緊握着，我的心不由地緊張起來。

「跟着我。」他說。

「到那裏去？」我疑心地問。他微笑着。

「你將會聽到我的財物被人奪去。」他激動地說。他抬頭眺天。雲朵純白；白雲悠悠地浮動着，游向西南方去。一對鴿子低翔着。

「來！」他拉着我的手，我沒多加考慮便答應他的邀請。現在我們是走向沙烈路，然後轉往右邊去，進入了德拉泰街。我已經明白，我們是朝往礦湖方向去。

拖泥機的叫聲響亮地傳入我們的耳朵。那位長髮中年男子繼續向前移動，我仍舊跟在他背後。

抵達礦湖前頭，他的步伐止住了。我的脚步亦如此。拖泥機依舊在挖土，正在為這座被人拋棄了的湖添土。約有一半的湖面被土掩了，土面也已被輾平了。「你看，他們竟如此任



意地搶奪我的財物，明天或後天，我的幸福將變成土地。它裏面的魚及石塊將不見了，他們爲何不能爲我留下幸福？」那長髮中年男子道。

他的臉色看來的確悲鬱。他憂慮着。那拖泥機的聲响越來越大，湖裏的水已經混濁了，魚兒們不再在水面上跳躍着。

「這是我的財物，這兒的魚及石塊全是我一人的，我的妻子及兒子都在這裏。」聲音又自那長髮中年漢子的嘴冒出：「我曾經去會見村長及酋長，要求他們從這一叢死去薑莖的位置直到我們站立的這地方的範圍內，能特別免受添土的麻煩，他們都嘲笑，他們諷刺我。你知嗎？我看管這個地區已有幾年了。」那長髮中年男子低垂下頭。

晨風拂動我額前的頭髮；我用眼角斜視，我發現到長髮中年男子的眼眶裏沾有晶瑩淚珠。我現在才明白，村長的話是對的，我太太的話也是對的。這站在我眼前的人當真是個瘋子。我感到不知所措。

我必須抵抗它，不管採用任何方法。「長髮中年漢子拿了主意。他的眼，炯炯有光地直瞪住我。對於我眼前這位直立着的男人有一種古怪的形象。

「這個湖將被輾成平地，它的地面將發給那些沒有建屋土地的人們。」我說道。

「即使他們是被迫着搶奪我的財物，你已經誤解我了。」

「我沒有說錯，我所說的都是確實。」

「你回家去，如果沒有，我將砍斷你們的頸項！」那男人提高了聲音。他開始以巴浪刀鋒瞄向我的咽喉。

我感到全身軟弱，好似一名愚蠢者，舉步走離離這呆立在湖水已污濁的湖畔上之男人。

★ ★ ★

時間：早上十一點，星期四，一月二十五日，是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村長已經在樓梯口上等待。小回教堂的祭司哈惹賀利曼也在。我的耳朵塞滿着責備的聲音。

「忍耐點，他沒有瘋。」我在緩和局勢。

「那怎可以？你可將負起主使那瘋人阻止政府添土計劃的責任。」這是村長偉宏的聲明我痛心地接受這個指責。

最後他們離開我家的庭院。他們給了嚴厲的警告，若發生了任何一件違反政府添平礦湖地面工作的事，我將以主謀人的罪名被控告於法庭上。

瑪施娜，我的太太，在睡房裏啜泣。

★

★

★

星期四下午，一月二十五號，時間五點十五分。我內心開始感到不安。母親們繼續讓她們的孩子在院子裏玩耍。她們家的門戶及牆口也啓露着。

那位長髮中年漢子沒有經過羅干律。

也許村中的人已經把那人的軀身拋進湖裏去。可能他的骨頭已被拖泥機碾碎了。我再猜想，他肚子正湧着鮮血在泥沙上打滾，他在刺傷自己。這些都是我腦裏想像的。我的心總是在跳。

★

★

★

正巧是五點二十分，一月二十五號，星期四下午。我離開家，走向礦湖去。

我大大吃了一驚。火開始燃燒湖岸四處的茅草。火勢兇猛，火花被風吹括在空間；火花降落的地方，那兒便着火，煙霧可從村中任何角落望見。火氣開始燻炙我的皮膚及器官。

那位長髮中年男子仍然未見到。

「救命！救命！」我向右方瞧去。那位拖泥機的司機上氣不接下氣地呼喊道。

「不要走，我們做好計算。」那長髮中年男子的聲音也自右方傳來。那位拖泥機司機繼續跑着，他沒理睬我。他朝村長的屋子奔去。

「我已經燒毀那人的鐵車，他的朋友也被我殺了，你聽！那輛車子頂上的遮布也完蛋了，只有它的身子沒被火吞噬。」那位長髮中年男子狂笑着。我更確定，他的確是瘋了。

「你實實在在是瘋了。」我說，沒顧及他的心及感受將如何。

「我已經疑心了，我也將抱有那些愚蠢村人的態度。」他說，並咯咯地大笑。他整個面部沾滿汗珠，那柄巴浪刀依然握在他手中。

太陽光仍然強烈。茅草枝葉依舊被那越來越兇猛的火吞噬。

「這是我必須保護的財物，以前我與我的孩子們住在這裡，自從這個礦山不再被人開採

後，以及……」那個長髮中年男子的話說到此便停了。

他錯愕住了。剛才那位跑掉的拖泥機司機，現在重與村長及村人跑回來。「捉住，捉住他。」村長喊道。

「來吧！我正等着你們的到來。」那長髮中年男子回答說。他看去冷靜。他命令我走離他遠遠去。我答應他。我站在一棵木棉樹下。

忽然，我見到村長撲向那長髮中年男子去。那男子呵呵笑着。村長仆倒在地上。那長髮中年男子舉起手中巴浪刀要向村長的咽喉砍去。

我驚叫道，就在這時，那位拖泥機司機突襲向中年男子去。他舉起拳頭擊向那男子的下顎。那男子手中的巴浪刀掉落。村長立起身，那長髮中年男子也站起身。

村裏的人開始用木塊及石子拋向他。他左右閃避。「你們所有的人都要搶奪我的財物，你們這些人也知道，這個礦湖曾經吞噬我所最疼愛的妻子及孩子，所以我要這礦湖的一部份沒被泥土掩蓋掉，讓它里邊的魚及石子跟以前那樣，給我方便沖涼及游泳，以及使我能追憶我深愛着的孩子和妻子的便利……」他激動大聲地說。村里的人沒去理會他。木頭及石塊繼續落在他身上。

火燄依然瀰漫天空。茅草被火燒得越來越猛烈。一塊木頭剛好擊落在那男子的背部。他跳着叫痛；不知怎樣地，他踩到一塊還着火木頭的殘餘部份。他的叫痛聲更加响亮。他一直跳到湖的邊緣。他脚下所踩到的那塊土地忽然倒榻了，那長髮中年男子便這樣跌入湖里去。

村里人一起湧向湖邊。

「救他。」我要求道。

「他是瘋漢，讓他死掉，他阻止我們獲取土地。」村長說。混濁的湖水變成艷紅。「不要讓他死去，救他。」我再說一遍。

一位年青人跳入湖里去。他潛入水內有好長的時間。圍繞在湖邊上的村人靜默着。他們正面面相覷。

那青年人同長髮中年男子忽然浮出水面來。他的左邊肩部附着一塊木頭。艷紅的血液正湧流而出。

「他跌落在尖硬的木頭上。」那青年人向我說。那位長髮中年男子的軀體安置在湖邊上。「我已經說過了，他沒有瘋，只是，自從他死了孩子及妻子後，他便感到生活太過空虛；他變成了孤獨，吃飯及睡覺沒有一定的時間。我們太對不起他了，只因他不是這村中的人我們便不去關心他，他生活的圈子只依賴這被人遺棄的礦湖，但是，他就是一名最忠實於自己妻子、太太及自己人格的人。」那青年人一句一句地道出來。我咬咬嘴唇，那位青年人的意見跟我的意見完全一致。

那位長髮中年男人的屍首被抬送到回教堂裏去。他殯禮的費用全由村長一人付。「我們都錯了，因為認他是瘋人。」村長說：「但是，再過不久，這塊礦地必須輾平，以便分發給那些沒有造屋土地的村人；而且，不知道有多少性命犧牲在這塊礦地中。」村長嗟歎，他的眼眶溢滿淚珠。

我驚歎，那位長髮中年男子對他的孩子及妻子竟有如此深愛的懷念。

譯自三月號 *Mastika*

譯完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蘇茲尼辛著

甘 泳 譯

# 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

---

按：下文是亞歷山大·蘇茲尼辛寫給蘇聯統治者的一封信。這封信寫於六個月以前，蘇聯官方並未作覆。蘇氏被放逐後，把信稿交給倫敦泰晤士報星期日刊在三月三日發表，這是他流放以來的第一次公開發明，長達二萬餘字，本期先譯載其第一大段，下期續完。蘇氏於信中抨擊蘇聯所執行的擴張主義外交政策，並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歐洲和美國並不構成對蘇威脅，而真正對蘇聯的威脅乃是中國。蘇氏特別告誡蘇聯領袖不要與中國作戰，呼籲他們和中國取得和解。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死硬教條嗤之以鼻，並懇求俄國的統治者慈悲為懷，把和平賜給人民。

---

你們是否願意傾聽並非由你們正式徵詢的意見，即使這些意見是來自一個罕有其類的同胞，我並不抱多大希望。這位同胞並未置身於你們治下所屬的階梯上，你們既不能使他降職或廢黜，也不能使他升官或發財。因此，他毫無野心打算，你們幾乎可以肯定從他那裏只會聽到肺腑之言。這樣的話即使使你們機構中最優秀的專家也不肯出口。我雖然不抱多大希望，但我仍然試圖以很少篇幅陳述極為重大的問題，也就是說，那些我認為關係到我們民族的幸

福和生死存亡的問題。這個民族包括你們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以內。

這不是一時失言。我爲一切民族祝福。他們愈是接近我們，愈是依賴我們，我殷望之情也愈加熾烈。但是最使我繫念於懷的卻是俄羅斯人民和烏克蘭人民的命運。正如俗話所說：你在那裏生長，那裏你最有用場。此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理由，那就是我們民族身受的痛苦無可比擬。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由於我假定對我們民族的關切也同樣支配了你們的心靈，你們不是異族外人，你們祖祖輩輩世代相承，你們對廣闊的故鄉土地十分親切，你們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淵源。但如果我的假定錯了，那麼要讀畢全信也就大可不必。

我並不算沉湎在過去六十年中那些痛心的往事。我只試圖向你們解釋我們歷史的緩慢過程，它究竟作爲怎樣一種歷史出現在我的著作中。這些著作我懷疑你們會否讀過，或將來會讀。但我之所以要特別寫這封信給你們，是爲了陳述我對未來的觀點。我認爲這些觀點是對的，也許還要說服你們同樣相信。至少是在目前提醒你們，在未來十到三十年我國面臨的主要危險中，仍然來得及尋找出路。

這些危險是：跟中國打仗，我們和西方的文明在地球腐爛的臭氣和擁擠中共同葬身。

## 一、西方屈服

不管是在克里米亞戰爭以後，還是更近一些，在日俄戰爭以後，也不管是在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一年、還是一九四一年，那怕是最放蕩不羈的愛國預言家，也不敢展示出這樣一幅狂妄的前景：即時機已趨成熟，指日可期的所有歐洲的強國，作爲一個整體，已再不是個嚴重的物質力量繼續存在。它們的首領將作出各種的讓步，僅僅是爲了贏得俄國未來統治者的歡心。而且只要俄國的報章住口不再糟踢他們，他們就會爭着向俄國討好獻媚。那些國家會變得如此衰弱，一場戰事也抵不住。至於自稱「中立」的國家，則將尋求一切機會滿足我們的慾望，爲我們拉皮條。我們要控制達達尼爾海峽的永世夢想，儘管從未實現，卻因爲俄國以巨大的步伐跨進了地中海和其他海洋而變得無關宏旨。倒是害怕經濟損失、以及額外的行政雜務，成了妨礙俄國人向西方擴張的理由。甚至連大西洋彼岸的巨無霸，在兩次世界大

戰中都以勝利者姿態出現，曾成為整個世人的頭領和支柱，竟也突然敗給一個遙遠的亞洲小國，從而內部支離破碎，意志衰退。

的確，沙皇俄國的外交政策，從來沒有取得可以與此相比的成就。即使它在那場偉大的歐洲戰役中擊敗了拿破崙以後，它的勢力也未曾以任何方式擴展到東歐。它承擔義務，討平匈牙利革命，以幫助哈布斯堡王族。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它掩護普魯士的後方，但本身毫無所得；也就是說，它真心實意地幫助德意志各邦發展力量。但在另一方面，它們卻把俄國卷進了一系列巴爾幹和土耳其的戰爭，使它一再吃敗仗。儘管俄國資源龐大，姿態唬人，但它從來也沒有實現過領導階層中佔取海峽的夢想。正是爲了這個主要目標，俄國才進入了最後一戰，也是它致命的一戰。沙皇俄國常常發現自己爲別人作嫁衣裳，執行一些跟自己無關的使命。它外交政策上的許多錯誤，都是來自上層首腦缺少實際打算，以及外交機構的笨拙和官僚化。但有時候，這種錯誤也似乎跟俄國統治者頭腦中的某種理想主義色彩有關，它妨礙他們採取始終一貫的路線，以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蘇聯的外交則把這些弱點一掃而盡。它知道怎樣提出要求，如何勒索讓步，用沙皇們從來不知道的辦法把東西弄到手。就實際的收穫而言，甚至可以認爲它成就輝煌。在五十年內，只經過了一次大戰，它就贏得了遠比其他參戰者更爲有利的地位。它從一個由於內戰分裂的國家變成一個超級大國，在它面前全世界都心驚膽戰。特別有些時刻，勝利接踵而來，令人嘆爲觀止。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個老是輕而易舉就勝過羅斯福的斯大林，這次連邱吉爾也玩不過他。他不僅取得所有他想在歐洲和亞洲得到的東西，而且還弄回來——恐怕連他自己也奇怪——成千上萬在奧地利和意大利的蘇聯公民。他們都決心不再回來，但卻上了西方盟軍的當，被軟硬兼施地弄回國。蘇聯外交近年來所取得的勝利，跟斯大林的成就相比也不遜色。這是因爲西方世界作爲一個單一的團結一致的力量，已不再能和蘇聯抗衡，實際上也差不多停止存在。爲了尋取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必需的團結、堅定和勇氣，以及爲了從戰後毀滅中脫身出來所必需的後備力量，似乎已使歐洲耗盡了一切，長期無法恢復。並非由於任何外來的理由，勝利的一方已變成油盡燈枯了。

站在這樣驚心動魄的勝利角峰，一個人所最不願聽到大概是別人的苦口良言和坦率置疑

了。的確，我挑上這樣一個時刻向你們進言忠告，也許是糟到不能再糟了。因為正當外部的勝利驟如雨下時，世界上最困難的事也莫過於急流勇退，從此罷手，為自己定下限制，並改變初衷了。

不過智者之所以異於凡人亦在於此：他們傾聽忠告，納諫如流，遠在危機迫近眉睫之前。

何況在上述勝利之中，絕少令人沾沾自喜之處。西方世界和整個西方文明災難性的一蹶不振，絕非僅由它抵擋不了蘇聯外交的持久優勢，毋寧說它是一場歷史性的心理與道德危機的後果。這場危機孕育在文藝復興時代，而在十八世紀啓蒙時期達到它表現的頂點，它不僅影響了整個文化，也影響了人們的世界觀。不過，要分析這場危機卻超出本文的範圍以外。

而且人們還會觀察到、也不能不觀察到、在我們的勝利中竟化含着兩個驚人的失敗：正當我們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培養出兩個兇惡的敵人。一個是爲了上一次大戰，一個是爲了下一次戰爭。那就是德國的國防軍和毛澤東的中國。我們用巧計避開凡爾賽和約，幫助德國國防軍在蘇聯的訓練場上訓練出第一批國防軍軍官。他們第一次接受了現代化戰爭的理論，以及坦克衝鋒和空降部隊的經驗。所有這一切，都被證明爲大有利於希特勒加速擴軍備戰。至於我們怎樣扶植毛澤東，來代替一個與世無爭的鄰人蔣介石，甚至幫助毛參加原子競賽，則是新近的歷史，也是衆所周知的。（我們對待阿拉伯人的那一套，是不是也同樣養虎遺患呢？）

現在我們已討論到問題的焦點：上述失敗並不是由於我們外交家的舉止敗事，也不是我們的將軍們計算有誤。而是由於我們一絲不苟地遵奉了馬列主義的教義——那就是說，在前一事例中（指德國國防軍——譯者註），是爲了要危害世界帝國主義勢力，後者則爲了支援國外共產主義運動。在兩個事例中全都未顧及本民族的考慮。

我十分明白，聽我說話的人是完全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因此我不打算浪費我的筆墨，呼籲甚麼：啊，只要我們能稍爲改正一下俄國外交傳統上妄自尊大的理想主義就好了！或者說：讓我們幫世界一個忙，不要再管他們的閒事好啦。或者說：讓我們仔細估量一下我們無往不勝的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礎吧！——它把蘇聯的權勢帶到國外，但它對蘇聯的人民究竟帶來



甚麼利益？

我現在是跟完全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在談話。因此我所要做的事情簡單無比，只不過是把危機的名字報出來。對於這個危機你們所知道的要比我詳盡得多。因為你們老是朝着危機的方向惴惴不安地注視着，已經注視了好長時間。（而且注視得對）：那就是中國。

正如我們的老話所說：當樹林生長的時候，伐木的斧頭也跟着增長。  
在目前的情況下，斧頭是九億把。

## 二、跟中國打仗

我希望你們不要重復以前世界上許多統治者所犯的錯誤。不要指望什麼閃電式的勝利。你們的對所將是一個差不多十億人口的大國。這樣巨大的國家進入戰爭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先例。顯然，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一段時間，還不足以使該國人民失去他們的堅韌、馴服，以及高度的勤勉本質（在這方面，我們今天已自愧不如），而且這些人是處在極權制度的牢固統治下，控制之嚴絲毫不至於我們自己。它的軍隊和民衆，即使被包圍和打敗，也不會像西方人那樣理智地集體投降。每一個士兵，每一個公民，都會打完最後一顆子彈，打到最後一口氣。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將沒有盟友，至少譬如說，像印度那樣大小的盟國就不會有。你們當然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因為那樣會使你們的聲望遭受無可挽回的損失，而這是你們不能忽視的。再說，從實際觀點來看，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使你們迅速取勝。至於對方，則更不可能使用核武器，因為它們的裝備差得多。總的說來，幸虧人類還有求生的簡單本能，才使人們在毀滅的邊緣懸崖勒馬。正因為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沒有人敢進行化學戰；現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相信也不會有使用核武器。因此，目前正在進行的核大戰，不僅是傾家蕩產，而且也毫無意義，只會令將軍們和小丑滿意。——那些被挑中進入核大國前列的國家真是注定倒霉。儲存起來的武器什麼用場也派不上，到戰爭爆發時，只好報廢。

在另一方面，如果跟中國打一場常規戰爭，那就將會是人類戰爭史上最殘酷最漫長的戰爭。至少也跟越南戰爭一樣（在許多方面都會相似），起碼拖上十到十五年。碰巧它還會一

模一樣地按照阿瑪尼克所預言的道路發展。阿瑪尼克由於寫了這些東西，不但沒被邀請去擔任內部的智囊，反而是自尋死路。如果說俄國在第一次大戰中損失了一百五十萬人，而在第二次大戰中，根據赫魯曉夫的數字，是二千萬人。那麼跟中國人打起來，至少要犧牲六千萬俄國的生命。而且按照戰爭一向的情況來看，陣亡的都是頭等人材。我們所有最出類拔萃的國民都將為此喪生。至於我們的命根子，俄羅斯民族，也將從此絕種。自從十七世紀消滅老信徒以來，經由彼得大帝和他一系列的繼承人，都致力於撲滅俄羅斯人（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面信中談到）。而這一戰則將是一長串斬盡殺絕的最高潮，也是最後一次高潮。在此以後，俄羅斯民族將實際上不再在這個星球上存在。單憑這一點，而不管其他的後果如何，（大多數前景都十分黯淡，其中也包括斷送你們的權力，對此你們心中有數。）這場戰事都可算是一敗塗地。一想到我們的年青人，以及全部中年一代，也是最優秀的一代，都奔赴沙場送死，真叫人傷心無比。而且是為一場思想意識的戰爭送命！並且還是死掉的思想意識！我相信即使是你們自己也無法承擔起這樣可怕的責任！

至於中國的老百姓，也叫人感到同情和痛心。因為他們將是這場戰爭中最走投無路的犧牲者。他們一身束縛，不但無法改變他們的命運，而且也無法討論，甚至連不聽也不敢。

這場災難性前景，按照目前形勢發展的速度，可說是迫在眉睫。它沉重地壓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上——這些人當中有的是手握大權，有的能發揮影響，也有的只能呼喊一聲：決不能打這一場仗。永遠不能讓這場戰爭發生！我們的任務不是打贏這場仗，因為沒有人能夠打贏它。我們的任務是避免它！

我相信我是能夠找出一條出路的，這就是我今天動筆寫這封信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正朝着戰爭的方向演進呢？有兩個理由。一個是中國十億人口，對我們尚未開發的西伯利亞所構成的動態壓力。——不是基於過去條約造成爭執的狹長地帶，而是整個西伯利亞。由於我們迫不及待忙於巨大的社會改革、甚至天體改造，我們還無力兼顧到它。隨着地球上人口愈來愈過剩，上述壓力也將與日俱增。但是造成這場戰爭迫近的主要理由，也是最有力、更加重要、也更無法克服的理由，則是思想意識的問題。這一點不應該使我們奇怪。因為從古至今，沒有一個戰爭或者內戰階段，能比思想意識分歧所引起的戰事更為

殘酷（哎，甚至包括宗教的糾紛在內。）十五年來，你們不是一直在跟中國的領導人爭執，究竟誰最理解、誰最會解釋、誰最善於傳播進步世界觀祖師們的教義麼？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之外，你們之間還逐步形成一場全球性對抗：每一方都聲稱自己是共產主義學說獨一無二的真正解說者，每一方都野心勃勃地要充當世界的領袖，以領導所有民族都跟着你們實行共產主義。

你們可曾料想到後事如何？當戰爭爆發時，作戰的雙方是不是單單爲了思想意識的純正性拼死活？是不是因爲神聖真理是寫在列寧著作的第五三三頁上，而不是像對方所斷言的三五頁上，我們的六千萬同胞就甘心情願地去送死？……

在跟希特勒那場戰火開端時，斯達林雖然在軍事準備方面粗心大意，搞得一團糟；但他卻並未忽視另外一方面、思想意識的一方面。那場戰爭在思想意識方面的理由，比擺在你們面前的理由要有理得多。（因爲在表面上看，那場戰爭所針對的是絕然相反的思想意識），然而從戰爭一開始起，斯達林就不再拿思想意識的破爛貨做支柱。他聰明地把它們拋在一邊，幾乎是絕口不提。相反，他卻高舉起俄羅斯的舊旗幟——的確，有時候就是俄國的軍旗，或者是俄國正教的旗幟。——結果，我們就戰勝了。只是到戰爭快要結束，以及勝利以後，進步主義的學說才又從蠹魚堆裏被撿起來。

你們當真以爲，在兩種十分相似、密切關連、差別細微的思想意識衝突中，你們就無需乎跟斯達林一樣，重定方向？不過到那時候也許太晚了。單單軍事上的緊張局勢就會使你們左右爲難。

如果作爲預防性的措施，現在就着手轉變，豈不英明得多？如果因爲要打仗，便勢必要改變方向，那麼早點改，豈非更加通情達理？早點改吧，趁早想辦法根本不打戰！

讓中國人去搞意識形態吧！讓中國的領導人爲他們的意識形態自鳴得意吧。就這方面說，讓他們去負擔那一堆沒完沒了的國際義務，讓他們去力竭聲嘶，向世人說教，並按照他們荒謬的經濟學，承擔一切費用。（單單古巴就是一天一百萬盧布！）而且如果他們高興，他們還可以對南半球的恐怖分子和遊擊隊大力鼎助！

這樣，造成我們勢不兩立的根源就會從此消除，眼下世界上許許多多的爭執和衝突，也

將隨之化解。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愈變愈遙遠，也許根本不會發生。

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永恆進步，而是率式增長。

讓我們公正地看一看：上一世紀末，那股進步思想意識的陰黯旋風，從西方直卷到我們頭上，折磨和蹂躪我們的靈魂够噲的了。如果它現在自動地要更進一步向東方席卷，那麼就讓它向東方吹吧，不要擋住它。這不是說我希望中國會遭受精神毀滅。我相信我們的人民將很快醫好這個毛病；而且，只要假以時日，中國人也同樣會治好這個毛病。我並且願望他們早日痊癒，那樣就可以保住他們的國家和老百姓。不過說到底，我們究竟是已被折磨過了。所以就目前來說，只要考慮怎樣挽救我們自己就已足够了。

意識形態的分歧將會自動消失，而且中蘇之戰也可能根本不發生。如果真的打起來，那也將是在遙遠的未來，並且是場真正防禦性的愛國戰爭。毫無疑問，在二十世紀的末尾，我們決不能放棄西伯利亞的領土。但是放棄一套思想意識，對我們來說，卻只能意味着如釋重負和病體康復。

## 人類文明已陷入了絕境

第二個危險，是西方文明（很久以前，俄國就光榮地選擇它作為自己的歸屬）正置身於多重絕境之中。不過危機還不是迫在眼前，還有二三十年光景的餘裕。我們跟所有先進國家一樣，共同處於絕境，只不過它們的境遇要比我們糟得多、危險得多，盡管人們一直指望有什麼科學發明或者逃生之路，以便延遲最後審判日的來臨。我本來不會在這封信中提到第二個危險。如果兩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不是在很多方面完全一致，而同一轉變、同一個決定，將使我們擺脫雙重危險的話，那我本來是不會提的。這樣的巧合真是罕見。讓我們珍惜歷史的禮物，不要失去良機。

所有這一切都猛一下滾到了人們的腳跟前，也滾到俄國的腳跟前！我國那些鼓吹進步的人們，不論是革命以前、還是革命以後，都以嘲笑「倒退份子」為能事。在俄國總有那麼多人主張倒退：他們籲請我們珍愛和憐惜過去，那怕是只有一兩座小茅屋的荒涼村落，或者是沿着火車軌道的小路。在汽車問世以後，他們要求我們仍保持馬匹。他們大聲疾呼，不要拋



棄小作坊，以換來大型工廠和聯合企業；不要爲化學肥料而拋掉天然的廐肥；更不要幾百萬入地層集在大都市裏，一層高一層地住在高樓大廈。進步的鼓吹者們嘲笑、折騰那些反動的「親斯拉夫人」。（這個綽號已經爲大家公認，因爲這些親斯拉夫人的笨蛋，從來也沒有打算爲自己取個名字。）進步的鼓吹者迫害這些笨蛋，因爲笨蛋們竟主張說，像俄羅斯這樣的巨人，具有衆多精神上的特性和民族傳統，完全有可能找到獨特的發展道路；而且他們還認爲，也不是整個人類都非得按照一個統一的模子發展不可。

不，我們還是必須跟在整個西方後面，沿着資產階級工業化和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慢慢拖；爲的是到了二十世紀末，再一次從西方的進步學者那裏知道，任何一個烏克蘭和俄羅斯鄉下的老頭子從遠古以來就了解到的事情。多少年前，要是那些主張進步的評論家，在他們痴妄的狂熱中擠出點時間向老頭子們請教一下，老頭子們原本會解釋清楚：十來個蛆蟲絕不可能抱着一個蘋果老啃不完。既然地球是個有限的物體，那麼地球的幅員和資源也同樣是有限的。啓蒙時期夢想家絮絮叨叨灌輸到我們腦袋裏的永恆無止境的進步，是不可能在地上實現的。不，我們還是得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拖，也不知道前途是什麼，直到我們猛一下聽見斥侯的人互相叫喚：我們走錯了路，走進死胡同啦！趕快回頭吧！所謂「永無止境的進步」，只不過是朝着一條死胡同不顧死活的拼命跑。貪求「永恆進步」的文明，現在已經窒息，已經死到臨頭了。

現在我們和西方世界所面臨的任務不是「收縮」，而是東方和西方都從頭開始，重新建設，因爲兩者的困境都是一樣。由於提哈特查丁學會和羅馬俱樂部的好處，所有這一切都已經解釋清楚，並廣泛傳播。他們的結論可以簡述如下：

社會不應該再把「進步」看成什麼值得嚮往的事情。所謂「永恆的進步」只不過是個荒唐的神話，應該力求實現的不是「持續的經濟膨脹」，而是「零或增長的經濟」，一種穩定的經濟。經濟增長不僅不必要，而且具有毀滅性。我們應該打定主意，不是去擴大國家的資源，而是設法保存資源。作爲一項緊急任務，我們必須在工業、農業、和城市發展方面（今天的城市已經成爲惡性腫瘤了），放棄巨大規模的現代化技術。目前，技術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根除以前技術所留下來的可悲後果。第三世界還沒有踏上西方文明的致命道路，只有「小

型技術」才能挽救它們。「小型技術」需要更多的體力勞動，而不是減少體力勞動，它們使用最簡單的機械，完全依靠本地的資源。

工業上一切無節制的增長，不是發生在過去的幾千幾百年（不是從亞當一直到一九四五年），而是發生在一九四五以後的廿八年當中。正是最近這些年來經濟上的飛躍發展，才對人類構成最大的危險。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科學家，會利用電腦對經濟發展的所有可能的途徑都進行了計算。計算的結果是一切絕望。任何發展的途徑都不祥地指向同一災難：如果人類不放棄經濟進步，那麼到了公元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七〇年之間，人類便趨於毀滅。這些計算包括五個主要因素：人口、自然資源、農業生產、工業、和環境污染。如果現有的資料可以相信的話，那麼地球上的某些資源很快就要消耗殆盡。二十年以後就沒有油了，十九年以後沒有銅，水銀不過還有十二年；許多其它資源也差不多枯竭。能源和乾淨水都非常有限。即使未來的地質勘探，將發現比我們目前已知量大上兩三倍的儲藏，即使農業生產加上一倍，即使人們終於控制了無限的核能，即使上述一切情況都實現，人類也必然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十年內，逃不過大規模毀滅的命運：這要麼是由於資源耗盡、生產被迫停頓；要麼是生產過剩、毀滅了環境，不管我們採取那種發展途徑，環境毀滅都不可能避免。

如果一切賭注，都跟目前一樣，下在「進步」上面，那麼就不可能對上述五個問題找到一個恰當的共同解決辦法。除非人類放棄經濟進步的概念，否則生理環境，甚至在我們有生之年，就會變得不宜於生命。如果要拯救人類，就必須使技術在今後二三十年內適應於穩定的經濟。爲了做到這一點，現在就得動手，馬上動手！

不過，西方文明不僅僅是有可能不毀滅，事實上也不會毀滅。它生氣勃勃，富於創造力，即使危機迫在眉睫，它也會安然脫身。它會打碎陳年古舊的錯誤見解，幾年之內就着手必要的重建。第三世界將及時注意到警告，根本不走上西方的道路。對於大多數非洲國家和許多亞洲國家來說，這仍然是最可取的出路，而且也不會有嘲笑他們，或者叫他們「親黑人份子」。

可是我們自己怎麼樣呢？我們，我們的笨拙和遲鈍、我們的畏首畏尾，連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有關工業發展的見解，我們一個字也不敢動！在經濟上和物質上我們都完全有能力辦

救自己。但在救亡的道路上卻擺着一塊絆腳石——即獨一無二的進步主義世界觀。如果我們放棄工業發展，那麼工人階級將怎麼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生產力無限增長，以及其他等等又該怎麼辦？馬克思是動不得的，動了就是修正主義。……

讓阿拉伯人自領自吧！他們有真主。

但是，不管你們將來怎麼做，人們現在已經叫你們修正主義份子了。既然如此，那麼為何不清醒地、堅定地、負責地盡你們的職責？拋開那些陳腔濫調，拯救活着的人民，這些人的命運全在你們手裏，這樣豈非好得多？而且要做就必須趁早。既然將來什麼時候總得改變，為什麼要拖延呢？為什麼要重覆別人的經歷，一直苦痛地折騰到底？何不趁我們陷得還不太深，及早回頭？當隊伍前頭的人喊到：『我迷路了。』難道我們就非得一步一步走到他發現迷途的地方，然後才掉頭往回奔？為什麼不馬上轉身到正路上去，不管我們碰巧在什麼地方？

即使這樣的話，我們都已對西方的技術跟得太久、跟得太認真了。據說我們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要給其他民族作出榜樣。據說我們在信奉各式各樣唬人的學說方面，例如對待農民和小商販的學說，都是極為富於創見；那麼為何我們在技術上卻如此可悲地迂腐？為什麼我們要毫無頭腦地盲目摹倣西方文明？為什麼？當然是由於軍事上的急需，而軍事急需又來自我們無窮盡的「國際責任」，這一切歸根到底還是爲了馬克思主義。

有人可能設想，由於我們有令人自豪的計劃經濟，比起任何國家來，我們都最有機會保存俄國的天然美景，也最有可能防止人口幾百萬地大量集中，那是違反人性的。但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恰恰相反：我們沾污和褻瀆了遼闊的俄羅斯土地，我們損害了俄國的心臟——我們心愛的莫斯科——的形象。是什麼瘋狂叛逆的手割平了林蔭大道？現在你如果不鑽進可恥的石頭隧道，你就無法通過十字街口。是什麼外來的異端，像斧頭似地砍伐了沙多伏依基斯托的沿街濃蔭，而代之以柏油和汽油污染的地段？莫斯科城的無可替代的面貌，城市的古老設計都已湮沒；西方的仿製品天方夜譚似地大量堆積。這座城市是那麼擁擠、纏得緊緊的直往上聳。這裏的生活已變得無法忍受。現在我們該怎樣辦呢？在一個新地方重建舊日的莫斯科

## 棕 櫚 叢 書

- 宋子衡著： 宋子衡短篇  
冰谷 著： 冰谷散文  
艾文 著： 艾文詩  
溫祥英著： 溫祥英短篇（排却中）

每冊定價馬幣二元

論購地址：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科？那大概是不可可能的。那麼乾脆承認我們已失去了它？  
我們愚蠢地揮霍資源，甚至不屑回頭一顧。我們榨取我們的土壤，用白痴式的「內海」，殘害我們廣闊無限的幅員，在工業中心周圍染污大抵荒地。——不過，至少在目前，由於我們無暇兼顧，還有不少的地方沒受到我們的點污。因此，讓我們及早恢復理智，讓我們改弦易轍吧！  
(未完，待續)



# 風訊

□「馬華文學」與「國家意識」的論述，本期同時刊出了兩篇看法不儘相同的文章，就這兩篇文章看，這些討論已漸趨向某一篇作品的爭論，這樣下去，可能觸及面就不夠廣濶了，當然，論述難免舉例，但是，如果作者們能將談論的重心轉移於理論的探討，而少作枝節的舉例，也許更能探及問題的核心，或觸發出新的問題。

□正如溫祥英在他的短篇序裡所說：「教條文藝（他同時用「Parisian 文藝」，這個英文字的原來意義就是黨性）所表現的現實，往往跟親目領會的現實有很大的出入，是經不起考驗的。」這些話的內容，是可以觸發一個新的論題，使我們深入思索和探討的。

□同樣地，本期選載了蘇茲尼辛的一封信，信裡一再提到教條主義之爲害。該信是一篇轉載，原由中華月刊譯載於該刊今年四月號，該文前之按文爲該刊原文。下期將繼續刊出未完部份。

□溫祥英和幾位朋友在北馬辦棕櫚出版社，「溫祥英短篇」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小說集，此時此地，仍有人願意在這方面做事，實在值得鼓掌。本期刊登了四篇有關的文章，列為一個專題。

□溫任平繼「暗香」後再寫「朝笏」，力求溶合古典與現代，無論在用詞遣字，全篇結構之起迭，都用心營造，與順手拈來之散文有別，另具格調。

□溫瑞安的「罄竹」是一篇長詩，古典與現代的心象及情境交互應用，起落如潮，讀來不覺其長。

□劉放已得了博士學位，仍在星洲，雖然前幾個月爲了準備他的博士論文，停在了本刊的專欄，上個月寄來了這篇隨筆「結婚紀要」，仍不脫其「社會學者」的本色，據來信說，「結婚紀要」一文，將有續篇。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6 期 ● 一九七四年六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